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劉天綸

抑菴文後集卷三十一

明 王直 撰

墓銘

知府李君墓誌銘

君李氏諱湘字允淮泰和文溪里人高祖仁可曾祖宗明祖雲龍父又新皆不仕然世以忠厚聞鄉里又新甫冠循循雅飭躬孝友之行配蕭氏有賢德故君之生亦端重謹靜好讀書不喜佚游遨戲子兩家相近數往來

甚愛之及游縣庠遂援引以入啟處必偕又新甫篤意教之而深以屬子朝夕相與講學不厭子先仕入翰林久之君亦充貢升太學初歷事都察院以勤慎得名遂知東平州前之守東平者以不職逮去君至務應公為治去民之所患而求其所以惠民者築大村壩捍水患化沮洳廢壤為上腴民肆耕其中資用給足視州學敝甚圖新之以教學者以舊守代還時朝廷遣重臣廵撫山東州民數百人列言君治狀願得君事聞上還之東

平而君之所以惠其民者益有加於昔開市區以通商賈節婚禮以便嫁娶於是民益親愛如父母凡所當為皆勸趍之無不如志太宗皇帝北征饋運失期者以軍法從事君總督兗州車千輛撫綏有道無一夫後者君之才既足以有為值歳豐民和乃大脩學宫捐己貲以為倡衆僚和之其民之好義者爭來助學遂以成凡諸壇壝及州治廨宇皆次第脩葺事神治民各有其所人不知勞初馬驛夫長有巨姦久衣食其中君黜之日夜

伺便欲去君乃誣君脩學陰有所漁取州民大以為恨
詣闕訟寃者千餘人刑部亦知君賢曰不可使無辜受
垢爲窮治得姦狀君遂復官而其志彌厲不少變民心
既孚績用大著滿九年上其狀會朝廷擇郡守禮部尚
書胡公亟薦君授懐慶知府東平之民數百伏闕借留
不能得皆怏怏而去君既受命河南方伯李公昌祺適
在京師謂予曰懐慶衛卒最喜生事擾府縣又嘗有惡
婦人與其子壻皆工為誣詞以搆害善良故有一虎三

彪母大蟲之謗今其風猶在李知府能懾服其心斯可矣君聞之曰吾知其衛卒多揚州人向之薛守以鄉郡之故與之狎是以敗今吾以正道馭之彼當自戢不然吾知有法而已吾何憚旣至文武之吏及軍民無賴者聞君之言與東平之治皆曰是不可欺也皆怗服無敢譁而君亦以治東平者治其民民大悅郡以治稱然君已得風疾初則手顫不能書久而加劇或不能坐聽事然人猶敬憚不敢撓其政兵部侍郎于公廵撫河南山

西還為予道其善不置口曰今惜其病矣相與慨嘆者久之而竟以正統己未七月初十日卒于官年五十七懷慶之人無少長愚良哭之皆哀子誠奉柩歸過東平東平之人亦奔走會哭賻祭如所親嗚呼是可以觀其德矣君孝於親友於兄弟其季浩為固安教諭得痞疾君求醫藥百方治之不能愈既卒為歸其喪葬焉娶朱氏有三子長即誠次讃次恵側室子一人女三人孫男三誠兄弟以是年十二月丁酉奉葬于縣之千秋鄉四

十都羅圖之原葬已乃來北京請予銘其墓曰先人實受知於先生葬而得先生銘以昭德垂後雖死而不朽矣予念朝廷重養民慎擇賢守令而任之君之所存與其所行表然有名於世使得永年而究其所至將不與龔遂黄霸等乎而不至中壽以卒此人所以哀惜而不已也況予知之久愛之深而欲已於哀可得耶則墓非予誰宜銘銘曰

求世之治莫重良吏吏而循理其民乃喜東平輩懷衆

庶允諧績則多有胡不眉壽命也奈何而譽則遐欲知其德視此銘刻千歲不泐

紀文遠墓誌銘

山陽紀文遠以正統六年二月十四日卒于家年七十三子昶善醫有名在太醫院告歸以闕年闕月闕日奉葬于其邑鉢池山之原思顯其德於不朽乃求翰林脩撰張益士謙為行狀因予友番陽胡秉常來請銘納諸墓中予辭以不暇會予子有疾數求治於秉常秉常亦

數以銘為請曰紀公重厚坦亮雖若少文然言行恂恂無悖於理者且不苟取不吝施有古長者之風公宜為之銘乃按狀序而銘之文遠諱明其先鳳陽定遠人祖元潔仕元為萬戶父士和元季避兵居山陽故今為山陽人文遠躬孝友惇信義常挾貲遊四方貿遷廢貯故其家益裕然樂推其餘以周人之急貸而不能償者因以與之洪武中傍郡連歲饑民流至山陽鬻男女自給文遠多出錢留十數人育之後皆遣還其家揚州教授

欲脩孔子廟與楊運使謀俾商人助費人不能過二百貫文遠獨助三千貫它食物稱是嘗早過市就浴堂得倉鈔於地計其直巨萬萬洛陽周晟所遺也晟失之欲自絶乃訪晟還之晟感其德篤念不忘外祖死無嗣文遠葬之祖塋之右令子孫亦以歲時祀之又鑿井得髑髏其大異甚為具函祭而瘞之其夕夢有來謝者鄉人有親喪不能舉輒往遺之貲使葬焉其篤於義如此娶陳氏戶部主事陳仲祥之女有婦道子一人昶也孫男

二子嘗觀夫世之善自營者往往極其才力之所至苟可得矣不復計義之如何若義所當為者則又寧死而不肯費一錢所以見薄於君子若紀公者賢於斯人蓋遠矣是宜有銘以葬銘曰

不徇乎利必放於義不遺其親亦厚於人全歸于此宜爾子孫我為銘章百世之光

處士歐陽允乾墓誌銘

歐陽氏於泰和為大家衣冠文物自唐宋來為甚盛至

君之曾大父孚先大父以定父觀民皆不仕而皆以德
誼重鄉里至君諱允乾尤莊重喜讀書嘗曰吾於書通
其大義不悖聖訓而已吾豈切切為章句儒哉君兄弟
五人相敬愛學而仕者有循良明㤈之稱隱而處者有
孝弟恭愛之行二親在堂皆九十有餘而君以踰七十
之年致其養此天之厚於君也且不汲汲於財利貸而
不償償而不備者皆不問人至有求福於神以報君者
性坦厚有容人之量而好善惡惡為尤至未嘗苟徇時

有言郡守以誣枉殺其子至起大獄以取償守皆就逮當過君地以驗屍彼積憤聚徒伺守至將逞惡焉人皆危之君獨奮曰孰敢肆惡於吾土即呼鄉人為之衛加嚴焉彼不得閒以逞乃免事訖而散當時人謂非君莫能禦至今服其勇且仁君家縣城上游蜀江章水之閒往年予竊禄京師假寓於君之弟御史君永和因得聞君之善其脩身愛物濟人和衆囂囂然有樂於心而無用世之意予謂此馬少游之髙也久之乃構宅先作祠

堂以祀先其藏書之齋待賓之位燕遊之居棲息之舍次第皆作而花卉竹樹蔚然秀發在山水之外而可樂者尤多及予老而歸方欲與之久處而不厭而君已矣蓋有足悲者君娶萬安曾氏繼娶泰和曾氏皆有賢行子男四溥濠沔潡女三康汝宣王用莊賴仲暘其壻也孫男十二斆遷用建曼彛仰兆傑錫登頌而君以景泰庚午十二月初十日卒諸子奉葬于沙壠之原而墓未有銘至是乃以屬予將以納諸壙予蓋慕君之行而不

得者奚可辭銘曰

猗歐陽君卓爾不羣既孝于親亦厚族姻恵利之施逮及賤貧士論失常天奚不聞君子之心既勇且仁彼區區者曾何足云沙壠之原君墓所存源遠流長百世之芬盛徳不忘視此刻文

湯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鉉字文恂姓湯氏其先豫章人宋時有曰珩者為廬陵尉因家廬陵後又徙吉水之大洲故今為吉水

人尉之孫從志與益國周文忠公為布衣交嘗見於吟咏孫念吾為大理評事其後累世皆未顯處士曾祖雲瑞祖惟信元至順領江西鄉薦未及仕而卒父韶翁妣鄧氏處士自幼不事遨戲端重如成人比長好學多讀書達於物理服勤家事不以累父母而致養必盡誠撫愛弟妹尤篤宗族有貧者必濟之出入鄉閭恂恂恭讓横逆之來不校也由是人皆稱為長者莫不敬愛焉其襟度灑然喜賓客相與久而不厭延師教子務厚待之

廙得盡其心平生治貲産不汲汲於求但取適而已嘗游淮楚交四方賔客苟意氣相得雖捐重貲不吝也一時豪俊皆願與之交而於士大夫尤極向慕禮之惟恐不至嘗取周益公詩及先進士高若鳳國朝吏部侍郎顏秋宇諸公往來之作類成卷學士解胡二公及諸名賢皆為之題咏處士最珍惜之嘗語諸子弟曰吾家世積德雖未大顯然不失為士若等不可不勵志以光前裕後及季弟文禮為宣城訓導處士喜益勉之以學曰

惜吾病恐不見汝大有立也永樂癸巳六月初九日卒距其生元至正辛丑九月七日享年五十三娶夏氏二子琰項皆讀書三女孫男四闕年闕月闕日葬其里黄洲之原而墓未有銘至是文禮以閩縣教諭考績來北京得潮州府學教授則自念曰吾幸過家得拜吾兄之墓而惜其不吾見也乃述處士行實謁予銘予觀世之為兄弟者以利欲之私移天性之貞生而不相好者蓋多矣能念其死而思其善以圖其不朽者十不一二見

也若處士兄弟交相愛而互相成非詩所謂令兄弟者乎予為銘之亦以愧夫未能然者銘曰

緊處士鍾厥美宜遐壽胡遽止貽德垂休偉令弟刻此銘章示無已其不然者宜有泚

許處士墓誌銘

處士姓許氏諱觀祐濟川其號也以宣德壬子十一月七日卒距其生元至正辛卯十二月六日享年八十二年闕月闕日葬于其里藕塘山之原而墓未有銘至

是其子誠為武昌令述職來京師乃以中書舍人宋懷所為行狀謁予曰先人實有德善而未獲顯聞於世願先生賜之銘庶幾託以不朽予哀其志故不辭按狀許氏之先其處人曰元冲者宋嘉祐八年進士子份崇寧中擢甲科知鄧州家于鄧咸淳間有諱銘者為廬陵尉卒于官二子湘湜因家廬陵之鄔園以貲産雄一鄉湘生復安復安生明通又徙居吉水中鵠鄉之青山明通生宗遠則處士之考也處士早失怙事母盡孝有美味

不先奉母不敢嘗撫一弟二妹尤篤婚嫁皆以禮勤於
治家嘗挾貲遊四方覽竒勝友名士遇人無賢愚皆有
恩義人亦皆敬愛之雖童稚亦知其名性質厚耻浮薄
鄉里歸其德服其教俯接後輩色温氣和使勉於善見
貧者則賑貸之不計其償平居無事遇天朗氣清與故
人賔客逍遥於閒曠之中談論故實及治生諸事聽者
忘倦常曰為人當安分而已何用外慕哉尤篤意教子
務不忝其先故長子誠遂取進士歴宰三縣皆有名處

士娶廬陵村前李氏有賢行子男三人長即誠字正非次去非早卒又次曰戒非女一人孫男七人銘曰

於惟處士德藴諸身教行於家亦以及人福慶綿綿厥有賢子納銘墓中以告來世

任母蕭氏墓誌銘

吾邑任信會試於禮部中教官選聞其母孺人之喪諸予泣且告曰生之充貢而來圖進用於世以為父母榮也今幸取於有司當得教官禄足以奉朝夕而吾母不

待矣此生所以抱痛於無窮也母蕭氏世居泰和城東大父某父某家故饒財而吾母最勤儉精女事幽閒靜專無傲惰之習既歸吾父善事大父母而宗族稱其孝處妯娌及内外屬一主於禮施之必適其宜恩及下人衣食必均一見鄉鄰有不給者必賙之假貸不償不問也吾父以醫名鄉邑求治者足相躡於門其能濟人之急而不以家為累者吾母之助也生兄弟就學時日諄諄誨諭隆事師之道必欲使底於成令生未能有所立

而吾母棄之其何以報大德哉且於其終生獨在遠外不得奉湯藥視殯殮於孝已闕矣若葬又不能乞銘以昭德垂後則不名為人子敢請於先生予嘗與生之父敬說公遊而予家人又數以病屢君由是聞孺人之德而知生之言為然則安可不銘其生以洪武甲寅十二月二十六日卒於正統辛酉十月缺日享年六十八子四人長曰遜次即信又次曰宏曰靜皆為士人女一孫男五其葬以闕年闕月闕日其墓闕之原銘曰

早為賢婦終為賢母葬此原阜既安且久尚利爾後

曹處士墓誌銘

曹氏於歙為儒家在元有觀國者為其官實生從善永樂中為遼府審理則處士之大父父也處士以正統戊午八月五日卒年六十四闕年闕月闕日葬于其邑水西花塢岡之原後四年壬戌之十二月十四日其配陳氏亦卒年六十七其年闕月闕日祔葬處士之墓次葬已子睿明相與謀曰惟吾二親實有令德今不幸已矣

若刻石墓道以揭徳振華使永永不朽於禮亦可衆皆曰然於是睿來京師以行人葉春蓁所述處士行狀又自録其母之徳爲書因刑部侍郎楊君屬予銘予重楊君之言而嘉睿兄弟之孝故不辭按狀處士諱韋字子寛自少懐奇負氣力於學問事其親懇懇致孝審理君素高邁喜賔客其在京師及從王之國江陵賔客過從無虛日處士輙治酒殽供宴樂務以悦乎親家之有無不計也親疾憂形於色朝夕不去左右湯藥必嘗而後

進審理君卒以喪歸舟遇大風前後多覆溺處士哀號籲天風為止其於葬祭必以禮時物未薦者不先食治家有法教諸子則以勤儉為脩齊之本鄉人子弟有為不善者必勉使為善閭里多化之平居必整冠服未嘗有惰容喜屬文賦詩攻行草書所著有夢草藁嘗自號存耕人稱為存耕先生性不嗜飲然遇知己雖觴詠終日不厭丙辰秋遘疾治久弗效臨終之日語子孫務勉於學行必不辱前人言訖而逝陳氏為歙之故家皆篤

於為善由是産賢淑以配處士孝敬順祥姻族取法處
士之行成於家及於人與凡事物之酬酢皆能相其志
門内之治肅然自子婦至於臧獲無不秉禮法而雍睦
之風藹如也處士有疾雖老猶躬自扶持三年不少懈
處士卒哭泣過哀因以成疾疾且革戒子以勤慎友愛
不及其他二子睿與明也女二孫男三銘曰
有蔚曹宗世業以儒簪紱相承珮玉長裾篤生處士式
克用繼其繼者何維德之似婉婉令人來歸自陳淑善

之孚始于閨門宜大宜久而不眉壽孝子順孫以昌厥
後其安其藏花塢之岡銘以昭之愈遠彌光

孺人夏氏墓誌銘

孺人夏氏吏部司務程羽之母以正統癸亥十月十一
日卒于家夏故盱江大族曰仲祥均廸者孺人之祖與
父也孺人生而柔順善女工母陶氏甚愛之訓教尤篤
既長擇壻以歸程孟麟甫孟麟守儒素澹泊自足孺人
克執婦道以孝敬事舅姑而勤儉以治其家紡績織絍

旦暮無廢業門内之事井井有條孟麟始雖貧繼而日以饒裕孺人相之也有二子孟麟皆課督使學孺人則循循誨導俾勿怠長子光卒於永樂甲午孫杜始二歲孺人躬撫育之次子羽由邑庠生充貢入太學留婦章事孺人未幾章亦卒所遺子女皆孺人撫之教養備至故皆有成立羽嘗謁告歸省孺人勉以忠孝大節及為司務欲迎養不果請分禄為養孺人喜遣書戒羽曰吾與汝父得食汝之禄幸也汝尚慎以守身敬以事君則

可以長保此禄矣聞者皆稱其善教歳壬戌遣杜來北京視羽歸次池口溺焉孺人聞之傷痛由是得疾遂不起年七十六二子光羽二孫桓杜光杜先皆已卒惟羽桓在而曾孫男乃六人後來之盛蓋未艾天之厚程氏其在此歟羽卜以闕年闕月闕日奉葬于淇山之原而請予銘予嘉孺人之賢而羽又克孝乃為銘之銘曰

德有諸内而形諸外既宜其家益蕃以大孰不有子而子克賢禄養之榮惟教則然既多受祉歸安于此我為

銘詩以著厥美

方處士墓誌銘

方氏之居歙者由漢丹陽令紘始初居歙之東鄉再遷蘇坡之陽為大家處士大父宏仲篤學醇行而未顯實生德潤處士父也有大志雅度樂礌溪山水之勝遂徙居之是生處士諱榕字以茂少聰敏喜學而不求仕進事父母以孝聞父知其才委以家事綜理皆盡其道父之心歡焉父沒葬祭盡禮既久而哀慕不衰勤於治生課

子弟僮奴戮力樹藝家日以饒里中地疏燥歲多旱處
士乃相地宜治為堨以畜水漑田田更為上腴無旱灾
一鄉頼焉初鄉人有重利者為私量加公量十二以公量
出而以私量收其權衡亦然細民苦之而無所取正處
士以為不義乃多致衡量於市區小大均一人得以為
準欺弊遂息嘗長其鄉糧賦徵輸必以公民有逃難庇
護貧不能輸者代之輸人皆歸徳焉其性端重不嗜酒
不樂華侈與人交必以誠不能强笑語為容悦亦未嘗

矜己之長人或假貸而無以償者不校也常延名師教諸子及族人子弟必以孝弟忠信為本藹然有仁厚之風尤善治居室經營規畫往往出人意表作成性之堂讀書之樓攬秀之閣禮賓之館庫廐庖湢下至僮僕之所居門墻巷道制度嚴整他自以為莫及也晚年又治别業鑿池塘種花果以為燕嬉之所暇則往遊焉蓋囂囂然樂也正統己未忽得疾醫弗愈語諸子曰吾殆不起矣汝曹幸知學吾無憾然勤以立事儉以治家者先

人之訓也汝尚勉之以二月廿九日卒年七十娶唐氏有賢行子男三人長熙唐出也次煇次炳側室余氏出也女五人孫男五人孫女二人是年十月甲申葬於其邑楚山之原而未有銘至是熙以其親戚吴恭所述行狀託刑部侍郎楊公求予銘予覿處士之才行誠有過於人其惠利之在物亦有沒而不忘者而熙猶汲汲以圖不朽此孝子之心也予其可辭乃按狀序而銘之銘曰

惟歙之方自漢徙子孫綿延濟厥美處士繼之乃愈偉德孚於鄉本諸已惠澤之流如彼水謹權審量納諸軌嗚呼休哉此君子

宋子琳墓誌銘

子琳宋氏諱珏子琳其字也曾大父彬之大父成章父若璟皆有德誼而不仕其先居吉水之洪同為望族再徙盧陵城西又徙吉水之田心至若璟迺買宅郡城南之龍舟街居焉宋氏素尚文學而亦以多貲聞鄉里若

環有四方志屢挾貲往遊必極其趣適已子琳能如父志嘗遨遊兩京觀都邑之雄宮闕之壯禮樂制度之盛四方萬國之會同又徘徊齊魯荆梁秦隴之間見山之高川之深民物之繁富聲教之洋溢流風習俗之淳美皆發舒其志意以見於詠歌歸而其心益有以自樂其行於家施於宗族鄉黨姻戚友朋務各盡其道吉凶慶弔祭祀賔客酬酢往來輕重疏數必皆適其宜表然有譽於鄉里而士大夫尤以孝友重之蓋子琳初生纔五

月喪母孺人張氏鞠於大母大父尤憐之常置諸懐抱大父卒子琳甫四歳知其母亡而悲且念大父之徳哭泣之哀如成人食輙舍肉父病子琳色憂躬侍湯藥未嘗去左右其執父喪慟絶復甦者再居廬毀悴杖而後能起凡所行一遵朱子家禮不用浮奢歳時奉祀及遇忌日哀戚如初喪事繼母孫孺人生致其養死致其哀亦不異於父初其父每出遊必委以家政子琳厚於諸弟數延明師以教之暇則至塾中相與講論經藝提掖

獎勸友愛篤至諸弟亦善承其教敬恭朝夕怡怡和悅
上下惇睦無間言由是多以學行顯者予與其弟子環
同年取進士同官京師嘗一歸故里訪子琳子琳設宴
於堂中諸弟侍左右唯兄命是聽周旋進退無不中禮
藹然和氣可挹也予於是敬之深而知士大夫之重子
琳者信可徵不誣晩年優游林下與故人親戚觴咏以
為樂守令行鄉飲必以賔位處之曰此孝友君子也鄉
人無少長愚良亦以孝友稱之嗚呼子琳其賢哉生於

洪武乙卯正月十八日而以正統癸亥正月卒年六十九娶田氏張氏有婦道子男四怡悌恒憚皆能成其家而悌先卒孫男七女六諸子卜以闕年闕月闕日奉葬於闕山之原而以劉先生子欽所為行狀命子環之子中書舍人懐詣予請銘以納諸墓予固知子琳者奚可辭銘曰

惟孝友德之基有諸身隆厥施令譽藹蔚紛四馳今其已矣吁可悲我為銘詩宜永垂

曾本清墓誌銘

本清諱泉姓曾氏泰和人葢唐檢校司空洪立之後曾祖觀玉祖克復父子敏皆不仕本清自幼聰敏喜讀書予遊鄉校時本清來從予遊親賢取友其學大進永樂辛卯領鄉薦明年會試下第入太學戊戌遂取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未幾擢拜監察御史有志於事功坐累出為汜水縣典史朋輩皆惜其去本清曰是亦足以為政何必御史邪汜水地瘠民貧而性椎魯不善治生以

故積逋賦多逃亡本清乃教民入山林藥伐材木治薪炭為網罟漁於河又召工為造舟俾往來汴泗易貨於是民皆能自給流亡四歸田野盡治官無負租民有餘力凡諸縣賦必以公民無不信從擇其子弟之俊秀者入學讀書習禮義民俗婚娶必論財男女有失時者命其耆老轉相誨諭俗為之變民既有所養又有所教皆安於無事嚴保伍之法治他縣人之入其境為盜者有發即得之縣以治聞兵部侍郎于謙廵撫河南大奇之

俾往山西撫逃民民亦樂從其令宣德乙卯考績來北京得疾卒十二月初九日也享年五十汜水人有在京者皆哀惜之娶王氏有子六人蒙豫震升謙巽女一人尚㓜孫男十二人明年丙辰蒙來迎柩歸將以某月日葬于其鄉之某原以事狀來請銘予與本清處既四十年聞其治縣如此心甚喜之常謂本清之治庶幾有循吏之風今聖天子篤意養民慎擇賢守令若本清者使專郡縣之寄其功業當益顯衆皆以為然將薦起之而

本清卒矣豈非命也乃為銘之俾有傳于後銘曰

有偉其才而不大施遺恵在人後世之思噫

吴處士墓誌銘

吴氏居廬陵郡城北其先有諱臧者仕宋官至殿中侍御史世有聞人曰棊曰迪初曰九成者處士之曾大父大父父也吴氏既大家名公偉人多相與往來處士方幼而岐嶷如成人應對進退能以禮諸公皆器重之讀書了其大義即止曰吾取適於用而已何暇為章句儒

哉及長卓然自立於事之當為者必身任之不肯碌碌
在人後洪武中擇貲産富者長其鄉糧稅處士兄弟為
之能不擾而事集鄉人安焉邑有劇賊為民患衆莫能
禦處士設方畧縳其渠三人送京師餘賊皆遁走太祖
皇帝嘉之勞以酒饌給道里費遣還處士謙退不伐未
嘗言所為於人郡縣守令有重務或急需上官督責衆
莫知所為即以委處士處士為計畫處置每如期而辦
雖甚勞費不惜也由是聲譽益聞于上下歲辛巳令下

徽民兵入衛郡守朱仲智雅知處士强起爲百戸非其志卒免去平生事親孝友兄弟好善急義直道自信不以利害爲趍舍葢其親在時處士奉養敬愛備至能得其懽心親沒奉葬尤盡誠不使少有遺憾嵗時享祀旣久而哀慕不衰兄立極早卒從仲兄遵極理家政事必咨而後行遵極嘗爲小人所誣搆法司逮問禍叵測處士力爲辨明雖被鍛鍊詞氣不少挫慷慨激烈有足動人者竟得直而歸及遵極亦卒處士斂葬如禮二兄有

遺孤三人皆幼弱處士躬撫教之俾皆有成內奉二姊外睦一族恩禮勤至劉武信先生其師也罷廣西訓導歸家甚貧處士迎至西塾敬養之死則為治喪事鄉民有某甲嘗誣乙為盜處士憐乙懦慮不能自明即詣官言其非盜與其所以受誣狀有司知處士長者信其言抵甲罪歲甲寅廬陵大饑處士發廩賑濟所活不可勝計又令子吴出穀數千石以歸有司助賑貸事聞朝廷旌之為義民其善行不可以徧書其大者如此處士諱

爽字民極竹雪其號也生於洪武乙卯四月初六日而以正統己未五月初六日卒年六十五娶王氏有賢行先十年卒子三人昊綀績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孫男一人昊等卜以闕年闕月闕日奉葬闕山之原迺請河南左布政使致仕李公昌祺為行狀因工部侍郎周公恂如屬予為銘以納諸墓二公皆其親戚言足以信於世予亦嘗與之接而知其才行則奚可辭迺按狀而銘之曰

廬陵名家顯自昔偉哉處士紹厥𦂳德義有聞聲孔碩壽不百年吁可惜玄堂一閉杳莫覿我為銘章刻貞石揚休述美永無斁

郭處士墓誌銘

吉水同江郭氏蓋汾陽王子儀之裔南唐時有在徽者為鴻臚卿以言事謫廬陵予暉因家廬陵之麻岡六世孫詠又徙今同江其後有季真者生喜叔為新淦蔣沙毛氏贅壻生務遠因冒姓毛處士之曾大父大父父也

雖皆不仕而皆以忠厚聞鄉里務遠娶髙氏生處士諱望字子瞻其曰瞻雲處士者里人之所稱也性最淳篤其治身治家必循理義不為侈靡傲放既壯有四方志嘗挾貲出遊覽江湖之勝及倦而歸理田園齊家衆一以勤儉為之本友愛三弟人無間言季弟子南早卒撫育其子女俾皆有室家尤號鯁直是非邪正不茍為異同人或有爭訟不白之官而質之處士輙據理論斷無不悅服而去愛其子擇師教之仲子俊取進士為行人

奉使四方常乘傳過家捧觴稱壽處士為之喜人亦莫
不以為榮藩憲大臣及諸郎官御史與俊善而慕處士
之德者有事過其鄉必往拜焉處士輙置酒款洽終日
雖老未嘗有惰容諸公貴人益敬愛之後陞為兵部員
外郎處士數以忠勤為訓癸亥秋俊謁告歸省賓客之
來者益衆處士日坐堂上俾得盡其情懽忻交通和氣
充溢天下之樂莫加焉如是者蓋歲餘甲子八月俊還
朝處士復申前訓而益以廉慎且曰吾先人冒毛氏今

三世矣人各有本不可以不復爾往請于朝而復之俊如其志得請復姓郭以告處士而處士以俊行之月廿四日無疾而終享年八十娶蕭氏先卒子三人長璉次即俊次珵再娶袁氏亦先卒子一人曰賓又娶郘氏孫男十三人女五人曾孫男十人女闕人俊歸治喪將以闕年闕月闕日葬于里郭公山先塋之次自爲行狀謁予銘予與俊善何可辭銘曰

郭居同江汾陽之裔處士承之善聲世繼有偉令子訓

以義方翔於郎曹為親之光水木本源篤念弗替克復其初祖考用慰歸藏玆山既固且安昭德有銘終古弗刊

侍讀陳君墓誌銘

君陳氏諱棖字叔剛閩縣人曾祖垚祖鈺考仲昌以君貴封監察御史母林氏封孺人君自幼喜學端重異常兒稍長作詩有奇句先生長者皆愛重之從劉九疇受春秋選為鄉校弟子永樂甲午領鄉薦明年上春官不

偶而歸益肆力於學辛丑登進士第時上重進士欲老其才而用之皆使歸積學以待君復從鄉先進學古為文辭深有造詣宣德丙午徵為監察御史嚴重不苟預脩兩朝實録書成受重賞陞脩撰時他官預史者數人皆不留獨君在翰林而人皆以為宜未幾以内艱去廬於墓側哀毀逾禮服除領舊職脩宣廟實録上御經筵充講官實録成陞侍讀賜賚尤厚聞父病疽乞歸省歸而得疾頗狂惑失常父卒疾愈加亦卒正統五年二月

二十三日也享年四十七君操履潔白謹於言行其事
親孝家居極婉愉之樂其在京師凡物可以奉親者必
致之左右不使乏絶於其弟杪根友愛尤篤與人交必
以忠信務相輔以道掩惡而揚善有客死無歸者則為
經畫歸其喪居官勤於職業未嘗以私廢公退則閉門
讀書非其人不與接事非其所當為者不敢為休暇無
事喜與故人賔客飲酒賦詩其襟度灑如也娶林氏浙
江參議季之女封孺人生子皆不育而能娶妾以事君

生二子煒爟皆幼女一嫁士人周材林出也陳氏之先光州固始人也唐末有諱檄者從王審知入閩官至太尉太尉二子令圖令鎔宋之時令鎔之後有諱壇者仕至顯謨閣待制至君之曾大父大父父雖皆不仕而善慶實鍾於君故君遂超取顯美為當時偉人惜其年不永用不極功業不大見於世然即其所立者而觀之可以知其賢矣君以卒之明年二月甲申葬於其鄉蔡莊山之原至是弟叔紹取進士官京師以侍講劉求樂所

為行狀詣予告曰兄之葬少保江陵楊公為文表諸墓矣而墓未有銘惟兄嘗辱愛於先生願賜一言俾託以不朽予在翰林時實厚於君今不幸已矣心切傷之奚可以不銘迺按狀序次其事而系以銘銘曰

其行有常其言有章宜及百年士林之光而壽迺弗長刻銘幽堂久愈彰雖死不亡庸何傷

劉君宗平墓誌銘

永樂二年予取進士入翰林時初至京師四方之士相

與遊者葢甚寡惟翰林有學士解公侍讀胡公侍講楊公直以世契得從容其間而君亦先自大寧教諭與脩高廟實録陞翰林待詔又自待詔陞檢討一時同郡進者凡數人皆篤於鄉誼往來相善也太宗皇帝徵天下名儒集館閣脩永樂大典翰林之賢則命為副總裁而君在焉予限以職業不得數從君聽議論其後扈從留北京跡日益踈久之聞君坐罪在謫籍則為之悵然不懌既而聞以代還有司復舉為教官送之京師意謂君

且復顯而竟以疾卒於天長之旅邸年五十七嗚呼其命也夫劉氏之先自金陵徙居吉水之金灘再徙居學宮之旁世以詩書顯聞君之曾祖闕祖道章父子同皆不仕而皆以學行有名然君實道山之孫子温之子以子同無後故命君為子道章先生嘗受易於解先生伯中得吳文正公之傳至是竒君淳謹盡以所學授焉故君早有譽於世由學宮弟子領鄉薦會試禮部得典教大寧大寧俗陋不知學君循循誨誘日以經傳為諸

生講說俾致力於脩己治人之道諸生知所嚮方皆樂從由是寖有顯者其在翰林與纂述早暮盡心考據精切不取快一時嘗迎其尊府就養來京師備物盡禮懇懇致孝諸公皆稱道之君襟度坦夷不為崖異嶄絕之行與人交色溫氣和未嘗有所忤性尤篤誼親舊有罹患者賙恤之恐不至故學士解公檢討王孟暘君尤所加意者也若他人有急求於君君視其力可為即為之規畫處置於身之利害不暇計以故人多德君及其謫

也人亦皆深惜之君諱均宗平其字拙闇其號也生於洪武辛亥五月十九日而以宣德丁未三月廿三日卒於天長惟季子觀在側力不能歸其喪僦地葬焉後九年爲宣德乙卯是冬諸子始克奉柩歸葬於故里雙坑祖塋之側君娶里東門解氏華容丞元復之女有賢行子男三皆服君之教長晉能治其家次益次觀皆取進士第益今爲兵科給事中觀未仕女三孫男五平生所著詩文有金陵稿仕優集拙闇稿若干卷藏于家君歸

葬十年而墓尚未有銘至是益狀君之行詣予曰先人之交今惟先生在墓宜有銘敢以請先生不棄舊好而賜之言豈惟先人幸託以不朽子孫實嘉賴之願勿辭嗚呼予尚忍銘君墓哉然不可辭也迺為銘銘曰

君家文江富儒術典教大寧俊茂出躋于館閣勤纂述發為文章何炳蔚翺翔禁署領清秩排風勁翮上雲日回溪漉池奮已疾悲哉天長人所恤歸安于斯卜曰吉勒銘垂休靡終卒誰其作者太史筆

嚴處士敬仲墓銘

予先祖竹亭公有子二人長即先考肇慶公次則嚴氏姑也姑歸元齡甫生二子曰敬仲仁仲而予兄弟亦二人各長一歲以齒為序則予兄行敏最居上次敬仲次予仁仲則少予數歲惟予三人者實相親雖同姓兄弟不過也二家皆以儒為業無厚產以自資而遭家難亦相似於是予三人各奔走自營不得相比如曩時間或一見傾寫未及終復東西散去其意雖親而跡則已疏

未嘗不慨然興歎也既而仁仲卒君則就甥館祿岡以醫術濟人藥大效迺因其舊業而充廣之為富家予兄行敏亦治別墅於蘭塘課童奴耕稼其中囂然皆有以自樂顧予碌碌進無補於時退無益於家每念二兄欲相從以娛老而未能遂其慨嘆加焉前八九年予兄行敏卒予哭之慟蓋傷兄弟之益少也然猶幸有君焉今復已矣則予之哀可止耶君閩爽不羣攻儒書識聖賢微言奥旨又旁通道家之說通於文事凡人情物理靡

不究知處之各當其宜人咸謂其才可用以有足疾不果薦君亦樂於自便得優游治其家作讀書堂以教子孫嘗語人曰吾先世以宦學顯聞自教諭天澤府君以來三世皆不仕先祖尚德府君僅為萬安縣典史而吾父復以隱終積之之久子孫其必有興者乎性喜賔客往來款洽無虛日且樂以餘財振人急人多德之君諱璞敬仲字也生於洪武戊午十二月闕日而以正統乙丑闕月闕日卒享年六十八娶劉氏早卒再娶胡氏有婦

道生四子所儉所仁所闕皆先卒今存者惟所義女二人長壻胡叔寓亦先卒次適蕭粲孫男闕人女闕人長嫁闕次則許妻子孫重母黨也所義卜以是年闕月闕日奉葬於闕處之原而君之從兄誠仲甫以書來京師屬予為墓銘嗚呼君予外兄予深願其生而遽哭其死尚何忍銘其墓然誠仲甫予姻家其命不可辭迺述予之情與君之行而系以銘言之複者哀之深也銘曰

少日兮相親既長兮離分老可樂兮意空勤忽死别兮

返其真嗚呼哀哉兮涕淚沄沄述懿行兮勒堅珉耀百世兮永長存

檢討何先生墓誌銘

餘姚何先生諱鼐字玉鉉以子瑄貴封翰林檢討階徵仕郎享其祿養者七年以正統十年四月闕日得風疾卒于家年七十九瑄歸治喪以吏部員外郎柴蘭所述行狀來求銘予素與瑄厚不得辭何氏故汴人宋南渡時有諱曼者為宣威將軍居餘姚蘭風鄉之八字橋由

是世為餘姚人其曰原禄子秀徳義者先生之曽大父大父父也先生端重警敏少從金華戴叔能學詩深有造詣戴公甚推許焉然篤於事親不欲仕郡大夫再以隠逸薦皆力辭父得心恙醫弗愈先生迺治居室植花卉置琴書圖畫其中日為具以娯樂之隨所意欲皆適其可如是者二十年而以疾卒母倪氏目眚餘十載而性嚴難事先生躬扶持得其懽心親没葬祭無違禮每遇忌日哀慟如初喪雖老不變又本朱子為冠婚喪祭

禮三十餘條名曰家範俾宗族行之知禮者取焉明於義理不苟受一錢少與伯兄同治產新增有倍於舊及分異先生止取舊產而以新增者讓其兄從兄季章為古田丞被逮至南京年老子幼無從者先生赴其難未至二十里聞疾亟倉皇疾行雖遺金不顧至則兄已絶矣適為扶柩歸葬焉其於宗族皆有恩意親厚無間言性愛梅羅置階下花時徜徉其中扁曰萬玉築墻以蔽其外役夫發地得錢數斛歸之先生先生曰此天濟汝

也吾何與卒不受鄞人姓潘者鬻農具經其鄉值風雪寒饑垂盡先生衣食之得不死嘗夜歸過余支湖忽寒風颯然有異狀先生心動曰顧安所得燭乎俄有火自山際來視之無人也先生曰爾來為我當送我過湖火遂前導及家忽不見是夜夢有告者曰我湖山主人也知君將及難故來救明旦聞有數虎共啖牛湖上先生非陰佑殆不免其行孚於鬼神蓋如此晚年作小軒號拙逸人稱為拙逸先生及受封鄉人皆以為榮而先生

不自矜大非公事不一至縣門人以是益高之娶蔣氏士族女相敬如賔閨門雍肅未嘗妄言笑婦道母儀皆可師法先十有九年卒贈孺人繼室陳氏子男二長琮讀書為士次即瑄女二皆蔣出也孫男闕先生姿貌魁偉美鬚髯慷慨尚氣節篤於教子每延名儒為之師而厚禮焉暮夜則躬課二子所受書必成誦迺已初遣瑄為邑庠生訓勵之甚至及取進士官翰林則以書戒之曰爾所師友者皆今世鉅公偉人當脩身慎行毋忝於

親無負於君臨終勉琮以睦兄弟教子孫且令諭瑄益以忠謹爲務喪禮悉依家範言訖而終二子卜以闕年闕月闕日葬先生於其鄉觀音峰之原而以蔣孺人祔禮也於乎君子之道以孝弟爲本善以及物者皆孝弟之推也若先生者非孝弟之君子哉葬其可不銘銘曰

孝弟之道始於其親推以及人而感乎神有子克賢顯榮其身貽德垂休百世不泯

主事郭公墓誌銘

正統十年四月刑部郎中廬陵郭循以翰林編脩陳文所述其父主事君行狀請予曰先人生於洪武壬子六月十九日宣德庚戌循備員刑部主事承朝廷褒封以循所居官享其福祿榮名者五年而以甲寅二月廿六日卒年六十三是年十二月葬里之同井師姑山今十二年而墓尚未有銘懼無以昭德垂後敢請於先生予以鄉郡之好不得辭然靡於職務未暇作也十月上命舉賢臣可以當方面者刑部尚書金公以循薦即命為

廣東參政將行復申前請曰循之獲備任使皆先人之教今得拜墓下徒抱痛於無窮先生幸賜之銘以納諸墓隧俾永承不朽則為惠大矣予重哀其志迺按狀序而銘之君諱勉字景敏竹林先生其別號也曾大父仕先大父有道父桂芳皆不仕母羅氏君自幼穎拔喜讀書既長益肆力於學學成故家右族爭迎致以教子弟篤於事親養生送死無違禮二兄遠客君皆獨任之居家惟以詩書自娛兄子賔初亦好學君日與講論扁其

所居曰竹林清隱鄉人因以為號焉其教子姪皆令通一經嘗曰吾家不能以財產勝人惟讀書則不可後人子循有美質遣為邑庠弟子所以訓勵之者甚至迨取進士為刑部主事則數以書戒之曰刑獄重事也宜廉公平恕毋負天子欽恤之意循嘗上書言事有所忤人皆危之君聞之曰出位而言固當死然聖明在上必不以言罪人未幾果得釋則又以書戒之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治獄爾職也慎脩爾職斯可矣及循出録囚便道

過家旦日即遣去曰爾有公事毋久留累累以敬慎為勉公忠厚端重其言行皆淳正不矯飾以徇流俗於夫治生産為異日計者皆畧不經意而樂以餘財周貧乏嘗客遊桂林盜夜竊其貲以出或促君追之卧不應徐曰彼以貧至此吾幸有餘積因而與之可也奚用追人皆稱君長者君既受封鄉人莫不羡其榮以為有徳之報郡縣長吏行鄉飲必請置賔位進退有禮人不見其惰容閒居無事親戚故舊相過從者觴飲無虛日然未

嘗亂襟度豁如也娶孫氏封安人有賢行先四年卒再娶劉氏後四年亦卒子男二長即循次通女五皆適士族孫出也孫男六人郭氏蓋汾陽王之後王七世孫在徽唐末為鴻臚卿以言事謫守廬陵因家城北之麻岡今居烱溪者又自麻岡徙焉君之族也嗚呼自唐肅代以來至于今七百餘年其間世臣大家盛衰興滅者何限而汾陽王之子孫愈久而彌昌豈非功德之大而天報之宜爾其厚邪而君父子所以承先而裕後者又表

表如此郭氏之盛其有已也哉銘曰

鴻臚南遷忠武裔廬陵再振篤文藝維公蓄德子能繼顯身榮親蒙帝制壽考康寧福斯備云胡一旦奄然逝高墳峩峩永潛翳作銘者誰太史氏發聞垂休綿百世

龍叔昭墓誌銘

龍氏居泰和甘溪為大家宋淳祐中有曰登者取進士為廉州推官弟際為臨江教授世以詩禮顯聞不特貲產之富也其後有曰以傳曰明遠曰贈禮部主事仁安

者則叔昭之曾大父大父父父也叔昭闓爽不羣讀書能通其大義即止曰吾豈為章句儒哉然於人情物理靡不周知其事父母盡孝敬處兄弟極友愛於宗族朋友必循其道好仁篤義出於天性從叔升云早死叔昭撫其遺孤俾有立見人之貧困者或與之財或給與衣食無吝色鄉黨資賴焉平生侃侃負直氣人之是非事之可否不苟為異同惟一斷於理凡有忿爭搆禍難他人不能平者得叔昭居中無不帖然順從蓋其言公且信

有以服人也叔昭兄叔粲為禮部主事叔昭數來省視諸公貴人聞其行者多敬禮之少師楊公尤加奬重每見於文字而叔昭亦承之以謙作屋聚書使子都等勤讀誦其中名曰甘溪書屋又為亭曰凝春雜植花卉客至即從容延欵繙閱經史談道義退而觴詠於亭中超然甚適也又遣都為邑庠弟子資而教之者甚至期必底于成叔粲致事歸兄弟相與盡天倫之樂而叔昭得疾以正統十年五月廿三日終于家年五十六娶蕭氏

子男四長都女四皆嫁士人幼在室孫男二儀佐子都等卜以是年闕月闕日葬於闕原於是叔粲之子中書舍人文述其行實詣予泣請曰叔父嘗辱愛于先生其德善之詳先生實知之葬宜有銘願求一言俾託以不朽嗚呼予與叔昭父兄相好四十年而交叔昭亦二十年矣其知之蓋深則叔昭之墓非予誰宜銘銘曰

克善其身克篤其親義洽鄉人惠周困貧天胡不仁而不俾長存杳一去兮隔九原我為銘章納墓門垂耀百

世在斯文

侍郎李公墓誌銘

正統十年九月二十三日正議大夫資治尹戶部左侍郎李公終于位初上以陝西災慮儲峙或不充欲遣大臣往按視河南地近關中積粟可移者有幾關右河西諸郡邑能免於災有粟可糴者凡幾即以内帑所出金帛收市之務使倉廩實而人不告病衆謂莫如公公亦以身任之将行疽發右脇而氣不少衰曰是豈能為吾

害哉奏請緩數日即行上壯之積十餘日疾浸甚猶強
起戒行李及大漸不能興時猶咄咄以整理糧草為言
無一語及家事而卒事聞上為之嗟悼遣官賜祭命有
司治墳塋子升等奉柩歸長安以闕年闕月闕日祔葬
終南山北祖塋之次而以翰林編脩楊鼎所述行狀來
求銘予嘉其有體國之心而深惜其死奚可以不敏辭
公諱暹字賔暘系本出隴西今家長安不知其所以徙
高祖忠信曾祖茂叔祖彦均父才甫皆不仕及公貴祖

父皆贈通政使妣皆淑人公以洪武丙辰三月三日生
自幼屹然如成人稍長喜學為邑庠弟子員領鄉薦入
太學永樂初擢為北京行部戶曹主事調行在戶部於
錢穀出入靡不盡心毫髮無所失坐累左遷清河監副
清河不利孳牧公力請移房山馬大蕃息太宗皇帝在
位德化大行四夷嚮風西域諸國數遣使貢馬及諸水
土物詔擇羣臣忠厚知大體有綏靖才者往撫之公在
選與吏部主事陳誠偕行踰數萬里至賽瑪爾堪公姿

貌英偉言辭辯正宣布天子仁厚之意其君長聞之皆悅服稽首南向尊朝廷宴享有禮所過部落遞送迎徧歷諸國皆得其懽心公之名亦徧滿西域使還各遣人隨入朝貢獻稱謝凡五往返不替益庱上嘉之賜賚稠疊復命為戶部主事陞郎中宣宗即位以京庾儲積多不能無蠹弊詔舉廉公有為一人理之大臣咸薦公公既受命謹防範夙夜勤勩震之以威處之以公典守者畏戢不敢復怠肆宿弊盡革陞右通政再陞通政使仍

理其事久之上以通政司出納政令而使為之長不可久曠其職迺令公歸署未幾丁母淑人憂去官治喪以禮未嘗用浮屠喪三年不離墓側服除入朝仍命至京庾兼理積芻遷戸部左侍郎京師芻粟以億萬計皆委公事既繁重公不以為勞惟日夜憂慮或有闕失今年纔七十欲上章乞致事會命下不果而竟以疾終公性剛嚴守禮法仕宦四十年治官事如家事人不可干以私事母極孝敬嘗以使命過家升堂上壽盡婉愉之樂

母賢而子克孝鄉里榮之處兄弟相友愛篤於朋友非其人不交苟賢雖少必加禮教諸子以忠孝勤儉諸子亦克承其教先娶呂氏早卒贈淑人繼張氏封淑人六子升頤呂出也復益臨大有張出也女一孫男二銘曰侃侃李公植德自躬遭遇聖明克致其忠翔于大廷騫于絶域既宏厥聲亦丕迺績寵與位升遂佐司徒體國之心終老不渝噫嗟若人惟時之傑我作此詩以告來哲

太淑人郭氏墓誌銘

太淑人郭氏諱妙明鳳陽洪塘湖人也父祥母熊氏以忠厚勤儉聞鄉里生太淑人端重柔惠閑於禮則衣服飲食之事不待教而能父母愛之為擇壻以劉清才武遂歸之清九江德化人起自戎行擢為十夫長方奮志取功名不暇顧其家太淑人理之家日以裕年廿六而夫亡太淑人益勤苦自勵躬女事以養舅姑教育諸子俾各務樹立長子源代父領其衆屢從征伐太淑人必

勉以忠義報朝廷源能奉其教功業日盛遂自百戸累
陞至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在侍近者數十年家
事猶太淑人主之小大之務咨而後行具有條理凡内
外屬無間貴賤戚疏人人皆謂有徳於已源之得盡心
所事荷列聖寵遇之隆有勞績而無過舉太淑人之教
也子孫女婦朝夕受訓言皆克興其家正統十二年三
月初一日以疾卒於北京明時坊之官舍距其生元至
正癸卯七月廿六日享年八十五三子長即源次政次

全早卒孫男十五人女八人曾孫男四女四源典親軍嚴侍衛例不得以親解遣潮等奉柩歸南京是年闕月闕日葬于江寧縣趙家村新豐山之原而以錢塘王讜所為行狀來求銘予觀太淑人之德備于身儀于家受封秩之榮享禄養之厚有子有孫蕃衍碩大而又以髙壽終其得於天者厚矣葬奚可不銘銘曰

孝敬順祥女德之良猗嗟淑人實踐其常既興其家亦成其子桓桓懐遠功業焯煒錦誥煌煌三品之封富貴

壽考孰比其隆新豐之阡卜者曰吉昭德有銘太史所述

處士魏仲英墓誌銘

正統七年十二月甲子餘姚處士魏默仲英以疾卒於家年六十五其子瀧水丞瑶歸服喪屬吏部員外郎柴蘭庭芳狀其行來請於予曰瑶之奉葬事有日矣葬而不得先生銘將何以昭德垂後敢以請予念初因吏部侍郎魏公得識瑶由是而知處士及處士得虞部菴所

註杜詩欲刊布以惠學者求予序其所以刻之意予之知處士舊矣則於銘墓奚可辭魏氏唐鄭國文貞公之裔始家鉅鹿其後累因事而遷故今為餘姚人曾大父福賜建昌路學正大父谷仁父子祥皆不仕處士幼不好弄喜讀書嶷然如成人早失怙恃居喪無違禮而哀戚過之伯兄仲遜早亡事寡嫂尤謹與仲兄仲厚弟仲述相友愛甚篤治家整齊內外斬斬聚書以教諸子及鄉人之子弟必使勉於為善雖號能飲然未嘗獨醉賓

至則傾倒盡懽或雅歌投壺吟詠以為樂雖終日不厭嘗踰江淮涉濟鄆以至京師覽山川之雄深人物之繁富都邑之鉅麗四方萬國之會同禮樂文章之昭著其意氣超然往往於詩見之與鄉人處一以義不以貧富貴賤易意其有不平來求正者則以理喻之無不悅服樂善汎愛待人不疑人有貧者處士嘗名與同處周給之乃竊取槖中金處士恐其不自安卒不問工人有受處士金為製器者因事盡費不能償每見必慚恧處士

憐其貧亦不取見人貧窘或貸以金或濟以粟帛有負官租者代之輸以田土質錢者久不能贖焚其券鄉黨宗族賴其賑贍者蓋多其心之厚於仁如此性好菊植數百本充其庭號曰菊莊花時日觴詠其中京師士大夫聞之亦有為之賦者娶曹氏有賢行子一人即瑤以賢舉為丞能於其職孫男四其葬以卒之明年十二月癸巳其墓在邑西豐山之原銘曰

篤於親惠及人薄於利厚於仁從容觴詠樂其真於乎

逝矣名則振百世考德在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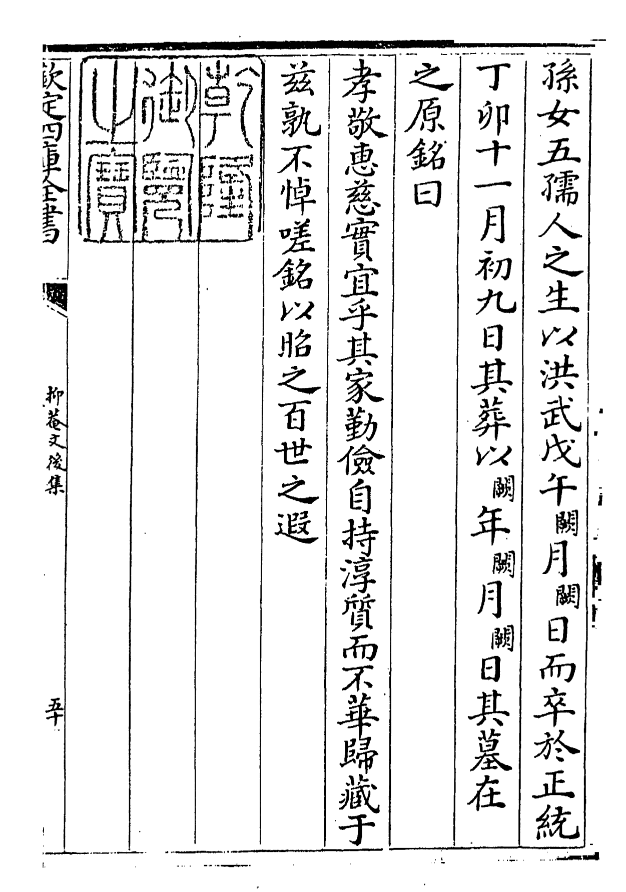
侍讀尹公妻羅氏墓誌銘

孺人羅氏吉水人考宏達妣周氏孺人為幼女最鍾愛既長為擇配得今翰林侍讀尹公鳳岐而妻之年七十而卒子昭會試在京師聞訃哀不自勝以其從兄建陽令載魯所述行狀來請予銘將歸納諸墓而鳳岐亦致書於予以墓銘為屬予觀其意皆哀念篤至而欲託諸文字以傳不朽則孺人之婦道母儀可知矣故為序次

其事而系以銘孺人聰慧夙成讀孝經女教能通其大
義精勤女事每過夜分雖寒暑不廢足跡未嘗出外庭
躬烹飪以事父母有疾尤謹視藥食不少懈年十七歸
尹氏不及事舅而有大父母及姑在堂姑慮其出富家
未能甘澹泊以意諭之孺人即減去服飾奉所有以歸
于姑從姑事大父母極孝敬退而事姑尤恭順婉愉大
父母没相夫盡喪葬之禮姑嘗病卧床褥者數月醫禱
皆弗效夫婦色憂夜泣籲天願減已年以益親壽及終

治喪無違禮而哀戚過之鳳岐學日有名郡邑諸大家
爭迎致為子師而孺人專家政鳳岐益得以肆力於學
江西按察僉事黃翰汝申行縣聞其名籍甚舉為郡庠
弟子其所以資給之者多出孺人機杼中取進士官翰
林遣人迎孺人孺人以幼稚為累不果行乃為娶側室
益勤儉治其家男女婚嫁皆盡禮洪熙改元封孺人衆
皆稱慶孺人念姑不及見為之戚戚以悲及鳳岐歸葬
黄欲以孺人行慮諸子廢學復不果久之鳳岐喪側室

遺諸子女皆幼乃迎孺人來京師撫育之恩同已出僅三年見二女已長惟務刺繡歎曰吾聞古人謂錦繡纂組害女紅此何益於實用乃擕之歸教以紡績織紝凡女婦所當務者卒皆稱賢焉孺人忠厚慈恵而謹禮義家庭之訓秩然有條理歲時奉祭祀給賓客睦姻族鄉黨撫臧獲下人皆適其宜凶年饑歲不吝施予其所周給全活者葢多孺人子男二長攑先卒次昭鄉貢進士女四側室子三貞泰來泰同泰皆習舉子業女二孫男五



孫女五孺人之生以洪武戊午闕月闕日而卒於正統丁卯十一月初九日其葬以闕年闕月闕日其墓在之原銘曰

孝敬恵慈實宜乎其家勤儉自持淳質而不華歸藏于茲孰不悼嗟銘以貽之百世之遐

柳菴文後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湯　垣

謄錄監生臣劉天綸

抑菴文後集卷三十二

明 王直 撰

墓銘

侍郎金公墓誌銘

公金氏諱問字公素其先杞人世有顯者從宋南渡家于吳故今為吳縣人公曾祖徳久樂善好施有恵及人嘗自郡之許墅抵楓橋甃七井以資行旅人徳之因號金井祖國用元河渠提舉父仲旻以公貴累贈至中憲

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妣顧氏累贈至恭人公自幼穎敏莊重喜讀書日記千言悉了其大義弱冠從俞先生受易聞講姤復二卦曰勿謂陰微當存抑遏之戒勿謂陽微當加擴充之功凡所聽聞深悟默契諸老先生愛重皆折輩行與交兄聲亦好古嗜學有麗澤之益家貧無書嘗從人假借疾讀暗記無所不達其或損壞必為完整永樂初被薦為司經局正字仁宗皇帝在東宮雅知之丁內外艱皆賜楮幣俾乘驛歸葬

即奪情起任事雖不獲終制然喪禮未嘗廢久之坐累訟繫者十年資用或不繼然餽之不以義亦不受時學士永嘉黄公洗馬江陵楊公皆以事在繫三人者甚相得省躬念咎之暇各持一經相與講論曰此吾處憂患之道也仁宗皇帝即位陞翰林脩撰備顧問論時政得失上褒納之賜鈔二千貫衣一襲米十斛宣德乙卯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正統癸亥調南京太常寺乙丑冬陞禮部右侍郎戊辰春正月二十七日以

疾卒年七十九事聞上為之嗟悼命禮部致祭工部為治墳塋公天性孝友事父母極力營養不以貧故儉其親兄嘗病熱劇醫云必得螺可治方盛寒公解衣循河覔之股皆赤腫得百枚以進病良已其治家以禮內外秩然里有喪不能舉貧不能自給者每伺夜投錢與之曰吾非為名也娶謝氏封安人加贈恭人生子男二長汝進中書舍人次汝遜女三孫男三平生所為詩文甚富必根於理而達於性情有青楊集桂坊集耻菴集若

干卷藏于家恥菴其别號也最善書得魏晉人書法於星歷之學尤精然未嘗語人汝進在北京聞訃而歸以缺年缺月缺日葬公于邑之太平鄉薦福山白雲塢先塋之次而以墓銘屬予予蓋知公者不可辭銘曰

有行有文亦克有子光榮始終既多受祉白雲之原公墓在焉刻銘垂休百世之傳

太宜人楊氏墓誌銘

太宜人楊氏諱觀豐城人曾祖缺祖缺父缺皆有善行

而皆不仕太宜人自幼端重寡言笑工於女事父母愛之為擇壻得同邑丁公尚文既歸善事舅姑飲食衣服必躬治以進朝夕勤甚舅年七十二而没惟老姑在堂太宜人奉事尤謹其心歡焉年九十而終丁氏素饒財遭亂失之公乃有四方志挾其資旅遊於外者二十年太宜人治家事於祭祀賔客吉凶慶弔凡諸所行皆中節由是公得如志卒能再豐其家平居教子必使讀書為善於諸女婦必戒以貞靜謹嚴其言鑿鑿乎不少貶

至待妯娌則藹然其和遇困窮撫幼賤皆有恩初命子
鉉赴南京受學於丁季恒先生所以訓勵資給者甚備
學成以進士入官太宜人得食其祿而教戒尤至初任
太常寺博士得封孺人及為刑部員外郎遂加封太宜
人今進為刑部侍郎於法當封淑人而乃不能待以正
統六年二月初一日卒于家距其生丙午之歲享年七
十六子男五鎔銑鉉鉉鎮女一嫁曹默孫男八曾孫男
五侍郎君聞訃解官歸以缺年缺月缺日奉葬于缺之

原以行狀授直請爲銘納諸墓中直受而讀之知其婦道母儀皆可師法於葬宜有銘况侍郎君之孝而直忝交好奚可辭銘曰

孝事舅姑順相夫端厚淑慎宜厥家善既積兮慶有餘令子顯赫升天衢恩封屢進禮秩殊高堂鼎食旨且腴忽焉而逝良可吁我爲銘詩賁玄廬後百千年永弗渝

處士尹君墓誌銘

君尹氏諱齊字子齊永新之南里人曾大父祖興大父

佑卿父慶宗皆不仕妣歐陽氏君生質英邁然自幼與羣兒處獨安徐莊重如成人衆皆奇之既長通詩書大義慷慨自持不肯碌碌在人後長身玉立美鬚而廣顙其意氣昂然若不可狎近及得而親之蓋溫然和也有司以其饒產稅俾永充糧長君戒諸子姪輩曰產稅祖父所致今以此受役若等必務公蔑私毋貽辱前人由是為之十年無絲毫闕失鄉人有欲誣取人業者訟於官官不能决知君剛直不阿以委君其人夜懷金賂君

求助君曰拂天理以徇人欲吾不為也即白於官以業歸被誣者好仁篤義出於天性其事親盡孝生養死哀無違禮事長兄如事父撫異母弟尤有恩與人交懇懇盡誠過失則規之貧匱則賙之急難則赴救惟恐後里中嘗大疫親戚有陳其者盡室莫能興癘氣甚盛人不敢往來其死亦莫之顧君喟然曰親戚死喪義當恤使鬼神有知必當佑行義者即備棺衾躬率僕從往殯斂安厝之卒無恙尹氏之先居永寧大龔而永寧與永新

舊同邑君四世祖層仲自大磐為南里蕭氏甥因從其姓至君乃嘆曰水有源木有本吾可昧所自出乎遂復姓尹凡蕭之業皆歸之作復本堂以示子孫士大夫益高其行皆歌詠焉愛其子延名師教之諸弟姪願學者皆資之使學而旦暮訓勵尤切故益能昌大其家君之德善大率多此類正統戊辰四月一日以疾卒于家距其生洪武庚申六月六日享年六十八娶園湖吴氏有賢行子男六長義為蜀府教授次禮取進士為監察御

史善於其職次智信忠和皆士人女一嫁賀循轍孫男六人女(缺)人以卒之明年葬于(缺)原於是禮以監察御史劉克彥所為行狀來求銘予與禮善而信其父之賢覿克彥之言尤信乃不辭而為之銘銘曰

尹顯南里厥聲世繼迨君承之維德維義既儀其家亦孚于鄉振後光前為衆之望有偉令子教授御史其諸繩繩亦克為士茲雖云亡流慶則長何以昭之刻此銘章

醫學正科朱君墓碣銘

故將仕佐郎延平府醫學正科朱君彥永與其配黄氏合葬南平縣長沙三門祖塋之次葬三十餘年而墓未有文其孫經為德安縣學訓導大懼無以昭懿德示久遠及來京師乃以前金州守石壽所為狀來求予文刻諸墓石予哀其志不能辭也按朱氏本光州固始人其先有諱闕者治延平軍事子孫遂家延平城南其曰友玉以儒行聞曰仲疇元時為本路醫學録者彥永之祖

考也母林氏彦永幼失二親即能哀毁如禮事諸兄如
事父及長諸兄卒撫諸姪如所生敏於學問未嘗以貧
故廢習尤攻醫術於其書無不讀洪武甲子設醫學舉
善其術者授以官於是郡舉彦永遂為醫學正科能以
所學濟人明年乙丑攝西平河泊所事勘核流亡奏免
其逋税三之一丙寅尤溪人弗靖藩府檄彦永招諭之
彦永反復開譬人用安業得免於禍藩府奇其能命攝
高才板廵檢適尤溪縣官皆以事逮去民請於郡得彦

永攝縣事敦本厲俗月朔召諸父老使勸諭其鄉人必愛親敬長趍事赴功人大化服訟理政平明年當述職彥永當攝以行時庶務脩舉者例受賞彥永預焉後有以賢良文學薦者徵書下而彥永卒矣時戊辰八月初一日也年六十一性和平無畛域不喜言人過其教人必依於孝弟忠信晚年以碁酒吟咏自娛然必謹禮度常曰士貴有恒故自號恒軒學者因稱為恒軒先生娶黄氏鈇之女淑善勤慎歸彥永不及事舅姑每以為憾

故歲時助祭必誠必恭治家嚴而有法為女事每至夜分子婦有怠者必切責之加訓勉焉相彥永睦宗族處姻戚待賓客睭鄉黨皆適其宜教諸子讀書為學不使涉於非理以洪武癸亥九月十五日卒年五十五先葬于三門及彥永卒乃以辛未闕月闕日合葬焉子闕孫五人添經濟泰信經即來請文者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曾孫男六人女三人嗚呼以彥永之才行足以有為而止於小試以其配之賢足以正家而亦不獲永年是

皆可惜也序而銘之非徒以慰經之心亦将以儀後世云爾銘曰

朱本光州仕于延平初以武貴後乃儒稱醫術濟人亦已再世有煒正科不止于藝有行有文厥聲彰馳小試理民慶典所施惟以攝終其用弗竟亦有賢淑主其内政教行閨門宜室宜家胡福不延内外哀嗟歸藏斯丘刻銘貞石儀爾子孫傳示無極

縣丞何先生墓碣銘

昔我太祖皇帝既受天命統萬邦乃偃武脩文恢弘治道洪武庚戌之歲實即位之三年也詔天下設科取士于時廣東行省參知政事周天祥周禎奉命惟謹聘禮名儒以典文衡予先祖子與公實與焉合諸郡之士羣試之而先生以春秋中第二明年登進士第授將仕郎雎寧縣丞雎寧當兵革之後凋瘵未蘇廨宇學校皆頹敝先生一意養民恵綏撫摩使盡力於田畝作文以勸諭之民既安業有所養乃稍治廨宇脩學校公事之暇

即至學宮與師生講論脩己治人之道而以孝弟忠信爲本由是强暴化服柔良者益趍於善衣食足而禮義興縣以大治秩滿陞登仕郎改永康縣丞永康之俗文勝而質少先生一待以至誠所以治教之者皆不異雎寧永康亦治洪武己未六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年五十三先生諱慶宗字子海伯川先生其號也世家番禺之沙灣爲望族曾祖君澤宋南恩州判官祖汝楫元廣州德慶二郡教授父光衍元靜江縣主簿母黎氏以元泰

定丁卯七月廿九日生先生天資明敏覔出儕輩少治
尚書後更通春秋其餘諸書皆博覽文詞瑰奇浩瀚至
正丁亥領鄉薦第四人以元季隱居不出國朝更化乃
成名當時賢達如翰林編脩宋濂典籍孫蕡湖廣行省
叅知政事陶凱皆推重之有文字之好初娶馮氏無子
繼室蘇氏生祖鳳洗氏生祖驥祖澤女一人孫男十二
人公惠文生其葬以洪武辛酉正月十一日其墓在青
螺嶂大坑山之原至是文生以撫州府學訓導秩滿來

北京謁予告曰先祖之名薦書也實先生之尊大父進之今卒葬久矣而墓石未有文先生幸賜之銘以託不朽其為幸大矣禮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文生知其祖之德而思傳之遠可謂明且仁矣予豈可辭乃為之銘銘曰

其學之充其行之隆以治則有庸以教則有功庶幾古良吏之風青山崇崇靈秀所鍾刻銘其中以告無窮

處士項公墓碣銘

月湖處士項公士毅温之瑞安人以永樂甲午三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一後廿七日其妻孔氏亦卒年五十九是歲十月癸酉合葬其邑帆遊鄉大山之原葬二十八年子伾為無錫令述職朝京師乃以徽州孫太守所為行狀介禮部司務陳珪來謁予曰先人不幸以隱終其德善之形於家孚於鄉而啟佑我後人者不獲大顯聞於世失今不圖恐後遂沉泯則為罪大矣敢請銘刻諸墓碣庶幾託以不朽予嘉其孝故不辭按狀公諱愉

士毅其字也自幼卓然有立志國朝初下方氏籍其遺糧運之括公之父以糧長當行然儒者不堪遠役公年始踰紀請代行又輸稅于武陵于龍江皆身任之父喜曰吾有子矣凡公私百役皆委焉公内盡孝弟外應事變罔不中節凡内外屬有事必咨而後行洪武中從弟僅坐累之京師公慮其不得白與之偕卒周旋以免永樂初姦黨之獄起小人相構結誣良善多没入公從容其間而宗族賴以全葢智足以謀義足以制而和厚周

慎又足以感物而遠害平居教子讀書課僮僕治耕稼皆亹亹忘倦至於脩治先隴葺祠堂以奉祭祀意尤篤暇則日記所見聞及所為諸事歲終通類成書以備觀考其精勤尤如此所居傍月湖以月湖漁隱自號不事表襮不慕聲利不用浮屠雖儉於自奉然佳時令節朋舊過從必相與酣暢意氣軒豁常語諸子俾明理治心善繼先業以成吾之志諸子皆敬承不敢怠孔氏系出闕里元進士同知平陽州事孔公暘之孫女克有令德

孝於舅姑睦於姻族仁於其子與側室之子教養必均一凡公所行皆能相其志公有子五人長曰傳次曰佁早卒又次則伾曰偃曰仇女二孫男七人女四人項氏先居霅川五季時始徙瑞安之南隄有道生者德積而家益大宋季祕書著作郎知常德府贈通議大夫爵瑞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諱模者生公澈為公之高祖通判汀州長子從政郎長樂主簿諱光祖早卒無子以弟通仕郎則祖之次子師之字容卿為後容卿生誾字仲

敬則公之曾大父大父父也夫世有貴顯者則必有善及人雖公之祖考及公皆不仕然其脩於身者必無愧於天是以子伾受民社之寄將又大顯其門則公之德可見矣銘曰

霅川之宗振于瑞安襲慶綿綿遂有顯官至公三世恬不喜仕而公之德式克用繼婉婉令人平陽之孫宜室宜家婦道是敦干將莫邪終合于一偕没同藏卜云其吉惟公有子實克孝思刻銘垂休百世之貽

處士羅公墓碣銘

監察御史羅俊承彥以翰林檢討宋先生所述其曾祖行狀來請曰俊之曾祖實有令德以啟後人於其卒也葬於里中吹塘之原二十年矣而未有文刻諸墓碣以昭德垂遠此子孫之責也敢以為請願勿辭予家與處士居相邇處士之年與先考尚書公蓋相若而情好最深處士姿貌豐偉言辭確訒閑暇相過從論詩書語道理莫逆也則予不可謂不知處士者於銘其墓奚可辭

處士字安道一字安浩世居城西秀溪坊曰友山與成仲仁者處士之曾大父大父父也皆有行誼而不仕處士早孤嶷然思樹立文溪蕭文恭甫為女擇壻得處士甚重之而欲以自近於是亦徙居文溪惇本尚實務勤儉以興其家痛二親之弗逮養也歲時奉祀惟謹而悲不自勝方幼孤時舊業在楮源諸從父多陰據之及處士有知皆弗問而益篤於義終不以產業侵奪易其心先世墳塋則率諸弟以時展省不少怠常長其鄉糧賦

未嘗妄取人一錢細民有不能輸者則為之盡其方必使公賦足而下不告病凶年饑歲常發廪賑人急橋梁道路有當治者必出貲以倡其成人或為不善則委曲勸戒使復於善隣有李姓兄弟鬩於墻將訴官處士急遣人羅致諭以古人兄弟相好之義深切懇至皆悔服感謝而去自是有不平者不質之官但求質於處士平生言行必謹於禮度名所居堂曰尊禮人亦以此尊之縣大夫舉行鄉飲必賓禮處士朝廷下詔養老必受酒

肉綿帛之賜其生於元至正丙戌十月初五日卒於今宣德丙午十七月二十七日年八十一配蕭氏有淑行先卒子男五長子穀先二十年卒次子晅子晲子曜子暉女一嫁蕭子善孫男十三斐琰玥璟琊珪瑢遜讓珣璣儉源女六曾孫男三十俊缺女十六玄孫男女各七予聞羅氏之先嘗盛矣至元季而弱處士以一人之身而孳孳為善子孫多至五百餘指女子不論也天之昌其後如此葢以彰為善之應今俊為御史又有名勉而繼

之顯榮光大有已哉予為之銘以勉其子孫而凡為善者觀於處士可以無怠矣銘曰

處士之先居縣城西文溪再遷家益用肥孝友忠信率禮由義人服其公亦懷其惠善之所施厥應伊何子孫之多其福則那八十而終安此玄宅墓碣有銘用示彝則

劉叔魚墓誌銘

叔魚諱鯉字叔魚別號拙軒其先居邑之珠林後乃徙

今大原三岡里宋季曰榮甫者典教潮陽庭桂分教蘄州洪武中大父仲啟判陜州有治聲父仕堅好學能文不肯仕叔魚聰敏喜讀書日記千百言不忘先生長者校其業無能出其右者台州教授周以巽翰林侍講余學夔皆以遠大期之戊子舉于鄉擢教寧遠邑庠寧遠僻在萬山中其人素不喜學叔魚循循善誘言行而身化之學者多克有成殿堂門廡久被焚叔魚首出貲倡義復新之煥然有加於舊邑東南百餘里有洞曰長橋

羣冦所聚多脅民為從出抄掠縣官請發兵勦之而民益受害弗能禁叔魚毅然以義白主帥兵稍戢軍中所獲脅從者甚多將盡戮以逞叔魚乃從容言曰將軍之來正以除盜安民民之被脅從者非所欲今不察而輙殺之豈上意哉主帥悟盡釋之民感更生之德歸而為位祀焉未幾以憂去改教長汀縣學其教不異寧遠時會府遣奉表詣京師或諷曰暑行不易若以事辭可免叔魚謂非誠以事上之道不用其言冒暑往得疾至延

平驛卒焉庚戌七月廿八日也距其生洪武戊辰九月廿一日年四十六娶袁氏有婦道子男三世興世傑世殷世傑肇慶府學訓導世殷韶州府學訓導女一嫁鄭宗倫孫男九叔魚長身玉立美鬚髯孝友和睦治官治家必循禮法導人為善周人之急其教子弟及誨人子弟必以讀書明理為務凡求文者即與之無吝意有寧遠集長汀集藏于家闕年闕月闕日葬于里之黄岡而墓未有銘其諸子孫慮無以昭德垂遠以世殷所自為

狀來求銘予嘉其孝乃為銘之銘曰

其生也逢時其才也有為其學足以端表儀誠以奉公乃止於斯嗚呼若人其誰不悲

郭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郭氏諱琉世家萬安縣城之南祖德壽父明道皆有善行明道娶街下蕭氏生孺人四歲而明道卒無他子蕭孺人守節躬教之養其德性之美於衣服飲食之事不課勵而能孝經小學諸書皆能成誦以古之賢女

婦為師又攻筆札然不以施於外凡家事有當記注者
皆任之蕭孺人愛之深不使去左右為擇賢壻得劉君
孟淵而館焉於是遂專家政時舅已卒迺迎姑就養致
其愛敬與母齊等所以奉其口體而順適其志意者人
不見其有異也姑與母皆以壽終相孟淵葬祭如禮處
妯娌以和撫子姪有恩待内外親屬禮義皆隆至臧獲
下人衣食必均一課其治生處置皆不失宜篤意教子
使隆師親友務古人之道鄉人有窮匱者必賙給之未

嘗責報其善多類此歲甲寅里中大疫孺人病亦危殆
夢有告者曰汝多陰徳壽見牛而止今無恙既而果愈
益精明不衰治麻枲益勤子曦領鄉薦上春官孺人勉
之曰爾當以遠大自期勿以我老為慮曦既取進士分
俸之半以資養及授行人司正俸益增孺人用為酒食
以祀祖考而及於姻族里隣人皆以為榮生於洪武丁
未八月二十日而以正統乙丑正月二十三日卒果符
向所夢云享年七十有九一子即曦女一嫁藍田蕭卓

車孫男五公碩公著公槩公理公宜以缺年缺月缺日奉柩葬于缺之原而以狀來請銘曰母嘗讀書知文字為貴葬而得先生銘以昭德垂遠庶幾慰悅於地下矣敢以請予既嘉母之賢又重曦之能孝思託文字以慰其親不可以不銘銘曰

惟此賢母德則多有藏于斯丘尚利爾後我作銘詩俾永不朽

處士蕭公墓誌銘

蕭故長沙人避馬氏亂徙泰和之早禾市後又徙沙湖里為大家世有科第顯者至公之曾祖晉玉祖均祥父天與皆不仕而皆以行誼重一鄉公早失母周氏賴繼母撫育之既長聰敏喜學事父母以孝聞父母益愛之遣從鄉先生陳心吾學陳先生樂於教凡孝弟忠信仁義道德所以脩己治人之説靡不為之盡而公之學有成或勸之仕公曰吾父老弟幼仕非吾志也吾為政於家而孝弟之道行焉亦可矣父奇其志悉委以家事公

私百為無不當其意朝夕奉養惟謹親之心懽焉親卒
葬祭無違禮而哀戚過之撫異母弟子巽尤篤同居處
飲食未嘗有間言子巽嘗得危疾公醫禱百方獲愈後
數年卒公長育其二女逾己女厚貲裝嫁之學士解公
嘉其行名其堂曰孝友而為之記公天性端重言動不
妄待姻族以仁遇朋友以謙接鄉黨里閭則和而厚無
貴賤愚良皆有恩未嘗有疾詞盛氣加諸人雖倉猝急
遽之間藹如也族有遺孤子公嘗給以田而俾之有立

後乃反噬或謂宜收其田公曰吾為祖宗之故豈以是不義而易吾心哉卒善遇之人亦以此益高其行公生於洪武缺年缺月缺日永樂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以疾終年六十八娶王氏直之族姑能以德義相君子生五男子九淵九德九思九皐九齡孫男二十人裕旭昱昭禧旻曼禎晉昕暉祉鼎昇時晛昌畯炅晧女二嫁錢慎儀劉伯高曾孫男十五人修倫儼儉儆伯佐休倚僎傑信伋傳儒某年缺月缺日諸子葬公於鐵溪岡之原

而墓未有銘今年孫曼會試禮部乃以九淵之言來請銘嗚呼公篤厚君子也葬豈可不銘直為外姪實知公奚敢以不敏辭銘曰

蕭氏之先式居長沙沙湖再遷大振厥華公徳之茂本於孝友克儀于人亦昌厥後何天弗遺七十而終鐵溪之原隆隆新封山高水清公安于此靈秀所鍾利爾孫子

黄主事妻楊氏合葬墓誌銘

景泰五年五月朝廷推恩任職之臣而褒寵其親於是考功主事黄德温得封父信初為承徳郎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母楊氏封安人錫以勅命人皆為德温喜德温益自喜思奉勅以歸為父母榮也踰月訃至則相繼卒矣德温悲二親之不能待哀慟之至幾欲無生即解官歸治喪將以缺年缺月缺日合葬於其處先塋之側而詣予請銘黄氏世家信豐其先皆惇本尚實為善人承德公之父彦清篤於倫誼赴其兄之難死焉公早孤

踰數歲母袁氏亦卒煢煢孑立而奮然思振起以不辱前人辛勤綜理充廣其田業而脩治其室廬凡故所有者悉以讓群從兄弟而家日以殷雖未暇學然於孝弟忠信禮義廉讓尊賢事長愛人和衆凡行於家施於姻族鄉黨無不合乎道嘗曰觀書不必多吾於明心寶鑑有取焉果能是亦足以脩身齊家矣常舉以訓諸子其學于里塾者日課其勤惰皆有法子孫遵教故多成其能鄉人或為不善則勸諭使為善有貧乏者則賙之人

人謂公有德於己安人鄉邑楊仲賢之子母梁氏梁氏
舊以貲望甲一鄉愛其女爲擇壻以歸信初端重慈慧
孝敬儉勤門内之治肅如也其事長上尤盡誠伯祖母
曹氏嘗病痢穢惡狠藉諸婦娌妾畏避不敢近安人曰
長者病篤而可翫視乎自以艾煮湯熏浴之躬侍藥食
由是稍有來視者曹氏病愈祝曰我病得安爾之力願
爾多子孫又得賢婦皆如爾孝敬也其奉祭祀待賓客
和妯娌撫家衆皆適宜人稱善者無間疏戚黄氏再興

其家雖本於公之才亦安人之助也公生於洪武辛酉缺月缺日而以景泰甲戌正月十八日卒年七十四安人則生於戊午缺月缺日亦以是年三月十二日卒年七十七子男六德寛德裕早世德温以進士入官即為主事者德桑德良亦早夭又一庶出尚未晬孫男七霽習舉子業孫女九德温在考功勤於職務予固惜其去而又聞其父母之善如此故勉而為之銘銘曰

猗歟黄公世居信豐其艱其勤而家以隆淑媛來嬪天

作之配令德孔宜協于內外有子克賢列官在朝恩寵所加其聲昭昭大耋而終同歸于此考德有銘焜燿無已

員外郎沈君墓誌銘

君沈氏字思義世家湖州武康之相溪大父政父士昇皆不仕而惇本務實為善人君喜讀書明理道力行孝弟父早世治喪無違禮事母丁氏尤篤撫育弟妹皆使有室家毋之心安焉以才能推擇從事於浙藩尤惓惓

守禮法藩憲大臣皆重之既滿為丞於鄭州管城驛馳傳往來者日相繼而文武貴賤寛鄙細粗不同君夙夜不懈處之曲盡其道無不意滿而去最喜接士大夫過者尤樂為之盡甞有暑困於圃田者恐不能生急投君求濟君延置小廳善視之命巫醫為治竟不起君聞于州具棺斂會僚友殯于東郊馳告其家歸葬焉後有譏者誣君為如何以理正詞直不可枉惟坐誣以罪因以累君謫役于房山人或憐君謂此好客之過君曰是所

謂無妄之灾也未嘗有毫髪怨懟意久之得復職念久
貽親憂即迎親就養滿九年當去時欲為子彬娶婦已
有日會聞國哀即告止於女氏或勸君可無止君曰吾
為臣子豈可自同庶民必過其期然猶罷燕止樂陞南
海縣都寧廵檢其地在海島中蠻蜑常出刼為民害君
廉得其實屢率兵捕之前後獲六十餘人悉送有司置
之法蠻始畏伏民得免寇害又秩滿當陞遭母憂遂以
老疾乞致仕歸家居二十四年年八十二其生於闕年

缺月缺日而以景泰甲戌六月十二日終于正寢君天
性嚴厲謹於自治常未明而起家人未嘗見惰容其居
官時或造朝或公會必宿齋戒各服其服行禮不苟且
失儀及老病歸每遇正旦冬至諸令節雖不能拜慶如
禮猶北向稽首然後謁家廟於事先奉祭待賓客必盡誠
教子孫接內外屬各以其道雖篤於慈愛然有過失不
少恕鄉里有急必赴救勤儉急誼老而彌切娶馮氏同
縣封山馮承賜之女孝敬以事姑恭順以相其夫門內

之治皆中禮節凡君之所欲為者皆能如其志飲食衣服必以時莫不精潔完好雖或處窮約而賔敬不失常先君六年卒於正統己巳五月一日距其生洪武丙寅十二月十七日享年六十四子一人即彬女一人君誠愛彬自謂父子享禄位無以報國家而訓彬甚至所謂仁義忠孝敬讓廉慎寛厚平恕凡脩己而及人者未嘗忘於心彬由是取進士官刑部以賢聞當時而朝廷之褒寵及君始封承徳郎刑部主事妻贈安人今又進封

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妻亦加贈宜人然命下而君已
矣此君子所以深惜也初宜人之喪以景泰庚午二月
壬寅葬邑秀巘山之原君命虚其右方以俟至是彬歸
將奉柩合葬焉而自狀其行來請銘予覩君之德善有
足以垂世勵俗而子又克孝奚可不銘乃為序而銘之
銘曰
才舉其官行儀其家禄養恩封受福則那高墳峩峩歸
窆于此刻銘垂休宜爾孫子

遼府長史楊君墓碑銘

君楊氏諱述字宗道世為嘉興桐鄉人高祖茂曾祖懋誠祖德順父希孟母姜氏君其仲子也生而警敏天資絶人祖與父極愛之遣入郡庠為弟子員君亦奮勵思有以稱其意學日益進同輩皆讓其能郡守齊政教授陳立尤奬重甫弱冠宣德癸卯以書經領浙江鄉試第一明年試禮部中教官選不就入太學庚戌會試復不偶於有司乃嘆曰仕以行道今吾以道教人教行道亦

行也奚不可哉乃去為宜興訓導宜興學政弛君嚴立教條務窮經明理而發於文章諸生始知務本士習丕變由科目顯者相望以績最陞監利教諭其教亦如宜興荆州守劉永喜君善教擇郡諸生好學者致書幣遣就學後果有登巍科者正統甲子鄉試四川請君典文衡君謝絶私謁以興賢自任閲卷畢求可當首選者衆皆難其人君獨取一卷曰此奇士他日必成大名視之乃周洪謨也明年果廷對第二丁卯與考福建鄉試君

初閱視即取一卷曰解元在是矣及閱卷畢卒無以易
君者當時士大夫知君典教之善又見君簡閱之精翕
然皆推重之景泰辛未又以考績謁選吏部吏部知君
學行奏以為遼府右長史階奉議大夫君曰長史以輔
導為職當先其大者不汲汲於細故事有當言必委曲
諷諭不肯苟止妄隨且謂世子當以務學讀書為要王
好賢樂善自以為得良輔所言皆敬納焉嘗手書公正
二字以賜蓋喜君蹇蹇自持而冀其盡職也及感疾王

躬臨問命醫藥冀速愈君卒為惻然傷悼賻禮有加君於書無不讀達乎性命道德之奥為文章必據於理尤涵肆於唐宋諸大家其事親孝敬君之尊府八十餘常迎致不可君每分禄以資養數求便歸省極怡愉之樂然後去兄著無子君奉順其意生事死葬無違禮教諸子為學務循聖賢之道以脩己治人自以少嘗訓於陳先生感念不忘凡過儀真輙往拜其門而周給其家與人交懇懇盡誠好善嫉惡皆出至公周窮恤匱甚於為

已其存心之厚多此類以永樂甲申八月十二日生景泰甲戌九月廿四日卒于官享年五十一配宜人蘇氏亦桐鄉人本姓張中山太守其之曽孫徽州太守其之孫即墨教諭志學之次女初志學女兄嫁蘇景賢無後而志學生宜人因以為己女遂姓蘇教愛之至四徳克備為擇賢壻以歸君景泰辛酉卒于監利之官舍而以江陰潘氏為繼室子男四長曰青取進士為禮科給事中有名於時而君訓勵之益至次曰表善承其家女二

皆蘇出潘二子曰素曰泰女一孫男一君詩文甚富有蘭谷集藏于家又嘗訂正潘迪所註庸學序解行於世至是青等卜以闕年闕月闕日奉葬于邑之其鄉梧桐里先塋之次與宜人蘇氏合葬焉乃以太子少傅兼吏部左侍郎俞公所述行狀來請予文以刻之碑公與君嘗同學知其行為詳且又與予同僚而知其言果可信況復有令子之請邪乃為序而銘之使刻焉銘曰

維君早歲負奇質素向儒宮究經術業就功成摧第一

遂擁皐比領清秩秋闈取士最嚴密公道昭明皎如日
趙璧隋珠靡遺失曳裾王門為良弼從容論道謹操率
鄒陽枚乘乃儔匹胡為知命遽終卒德誼文章照簡帙
梧桐高原勢迴鬱玄堂新營龜筮吉欲播英聲騰茂實
誰為碑銘太史筆

給事中劉君墓誌銘

公劉氏諱忠字仕達世家山陽曾大父宗遠精於歷學
仕元為司天監官大父德銘隱居行義鄉稱長者父均

義通經博古當元季不仕徙居滁州從學者甚衆一時名卿大夫多敬禮焉尤邃於醫藥以其道濟人娶莊氏生公天性剛毅言行皆據於理不苟止妄隨事父母盡孝敬處宗族姻戚厚於仁遇朋友一以誠信事所當為者不以難易為趦趄必勇往力行鄉人有緩急多賴焉勤於子史論前言往行而究其得失語嘗屈其坐人雅有志於仕矣父以無他子謂醫亦足濟世何必仕命輟舉業益攻醫盡以軒岐以來諸名家書授之精研其義

用以濟危急多奇驗漢庶人知之奏取隸所部公察其有異志深自晦匿及當遷臨棠以二親在滁遣妻歸養而稱疾杜門不復出庶人欲任使之亦以疾免事敗凡受任者皆得竒禍公亦謫戍遼東人服公先見而嘉其能明哲保身如此及老而歸以醫術付二子安道守道命季子清受學郡庠而訓勵尤篤曰吾世業有所付吾無事矣植橘家園結菴其間因自號橘菴鄉之耆耋張思忠輩九老者日來會彈琴奕棋飲酒賦詩囂囂然樂也

清學成領鄉薦公益以進德脩業用光前人為勉清益
思有以成公志而公於正統七年四月十三日以疾終
于家距其生缺年缺月缺日年八十二初娶李氏韓國
公李善長姪女先卒生四子女二繼室郭氏生一子即
清也孫男六人女十一人公以卒之年八月十五日葬
滁州北原先塋之兆正統戊辰清取進士為翰林庶吉
士授兵科給事中以才猷致通顯北伐南征皆有勞績
遂陞刑部右侍郎而以前所居官贈公為從仕郎兵科

給事中母郭氏封太孺人太孺人得食其子之禄而君子以公不待養為慊景泰五年闕月闕日太孺人終於侍郎之官舍將奉柩歸滁與公合葬焉而自為狀來請銘嗚呼公有令德懿行儀于家恵于鄉之人而又以高壽終有子克孝以致顯榮是謂全福宜有銘以葬奚可辭銘曰

山陽故家代著厥聲既通歴書亦克醫經公纘其先身隱道泰學以勤至業以久大逢時之屯用智自防優游

海邦乃還故鄉鄉之九老容服靜好樽俎燕遊樂此壽考子也克賢庭訓則然帝命煌煌寵贈自天猗太孺人比德儷美同藏于斯利爾孫子山川盤迴靈秀萃焉刻銘墓中永永其傳

布政使戴公墓誌銘

戴氏之先顯于晉從晉南渡因家金陵又遷于歙于婺源而以文學武功享祿位宋之世公九世祖士先取進士令錢塘樂浮梁風土之勝遂家焉由是子孫為浮梁

人高祖可翁曾祖德誠祖璹皆有文學德誼而不仕父嗣安尤稱長厚以公貴贈陜西右參議母徐封恭人公諱弁字士章早負才望鋭志於學選為邑庠生恭勤夙夜不少懈為文章頃刻數百言同列皆推讓之遂領鄉薦為崇陽訓導諸生素不樂學公以身率之績用有成及考廣西鄉試人服其公崇陽令缺藩省俾公攝焉政興務舉民德之秩滿以績最陞兵科給事中恪舉其職然務大體畧細故時有言應天諸郡工匠當赴役者多

避匿詔公往理之公處置有方而物無遁情又命行邊察漁陽盧龍諸戍屯守所宜人蒙其利上尤以西北邊備為憂詔大臣舉能任之者得公賜勅奬諭宴賚而遣之凡諸邊務得便宜從事於是師律嚴明士氣奮勵軍實完整察指揮楊洪朱謙可大任薦之朝上以為能亦屬意用公未幾擢陜西右參議築城堡於皐蘭東北三百里曰達喇蘇以遏冦衝城成而人不知勞肅州苦餉運公為畫屯守方畧通商旅往來而儲蓄常有餘諸軍

伍有闕以屬公公按籍補完而去其蠹弊不四三年士勇邊實西沓部落為寇患事聞命擇方面能臣往視之衆皆憚行公毅然請往或勸以兵從公曰邊夷反側加之以威不若撫之以德撫之不從用兵未晚公往臨其境集諸酋豪諭以天子威德而曉之以利害之故衆懽然聽順邊境以寧上嘉公勞績陞湖廣右參政以外艱去服除調廣東廉雷諸郡猺獞作亂公出視撫捕之至肇慶羚羊峽猝與賊遇賊稍向公公登岸據胡床不動

使人諭之曰我戴參政也義不可苟辱其酋聞之遽麾衆使退曰果我公也邪公與楊公信民皆清廉愛民民亦愛公不忘今遇於此何敢怖左右皆羅拜稽首而去黄蕭養反圍廣東勢張甚城中乏食公百方賑給之賊攻圍益急公備禦盡其方捐已貲懸賞以募士遣間使導援兵入城守以固而公當捧表北行文武吏士懼公去或有變懇留之公留與叅將武公駐軍金利會都督董公偕以兵進戰獲其渠賊次第皆平賜公織金衣寶

鈔羊酒陞右布政使以内艱去詔奪情任事逾年陞左
布政使然公有疾不克究於用矣公天性孝友事父母
極敬愛父嘗患瘡在左股醫十餘年不痊而益甚公爲
給事中歸省親舐之去其腐敗傅以善藥瘡遂愈又以
去親遠不克侍朝夕請分俸爲養詔許之自初洎終奉
事無違禮兄弟七人公爲長雖雍睦有常然言行尤謹
於所發使得以視效不輕舉而妄隨其官京師嘗作屋
以待鄉里之無依者鄭常崔遠死於其家具棺殮返葬

之至於清慎勤儉正直謙和君子無間然也公自教官
歷給事中叅議叅政累陞至左布政凡四十餘年其功
名事業之可紀者如此而詩文之見於世者亦多正統
末年數以疾乞歸不許景泰甲戌來朝懇以請許之歸
浮梁養疾日課子孫以守官持身之法保家睦親之方
絶口不言勢利疾少間復作諄諄然語以禮戒勿用浮
屠姻族來問疾舉手謝之倏然而逝冬十二月十三日
也距其生洪武庚午正月廿六日享年六十五先娶同

邑閔氏贈恭人三子珹瑄玘玘鄉貢進士女二孫男六女四繼娶合肥李氏無所出明年乙亥冬闕月闕日葬于闕山之原玘奉公之弟嘉興教授喟所述公行狀來請銘予與公交久相知為深且公之墓宜有銘奚可辭銘曰

在昔成周方伯是崇維今承之有偉戴公戴公俁俁克似厥祖既闡乃文亦究其武帝曰休哉汝維近臣于旬于宣恵此下人崇德報功二品之貴慶澤滂流子孫世

繼高墳峩峩公居其中刻我銘詩垂耀無窮

編脩陳君墓誌銘

正統四年己未廬陵陳君大訓以其子文貴蒙恩封翰林院編脩階文林郎癸亥三月廿一日以疾卒于家年六十一葢食其子之禄者八年士大夫初以為榮既又以為戚葢君有德善而能成其子之賢宜享福於悠久而不克髙壽豈非其不幸哉文聞訃不勝哀即解官歸治喪而以刑部郎中郭循所為行狀來請銘予與文素

厚安得辭按狀君諱寶大訓其字也自幼端重頴敏讀
書即了其深趣弱冠父委以家政克自樹立不以煩二
親朝夕奉養極其敬愛左右順承務悅之以道而親之
心懽焉於財利不茍取惟義是視遇所當用雖重費不
吝也故能厚於宗族鄉鄙而恩禮不廢也有遺孤子無
依者君長育之俾有室又買田宅居之人皆謂君厚於
仁陳氏先居江南後徙居里之大櫟江南舊居堂廡門
塾凡再經亂盡焚燬君慨念先業興復之不失舊觀居

傍有池池上種竹復構亭池中盛夏之月君與客觴詠亭上薰風徐來涼滿襟袖清言雅詠出於水光篁影中而游鱗翔羽皆有自得之意洒然不知塵埃之擾炎暑之酷也其風致如此人因以竹薰號焉君內貞外和既不忤於物而亦不隨俗俯仰平生好文章於古今人制作能評品高下勤於教子嘗禮循為之師訓勵篤至文丙辰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貽書戒勉之尤切踰三載以稱職聞上推本於親由是君得受封文捧勅歸省拜

堂下懽動一邑未幾居母彭氏喪哀毁逾禮遂嬰疾不能支後雖稍間然哀思不忘終不愈竟以是疾終焉君曾大父顯忠以學行名當世大父子時父宏德皆不仕然皆為鄉長者初娶高氏先卒有子三人長安節次安簡即文也又次安止女一人繼室朱氏女一人側室子一人曰定孫男六人其葬以缺年缺月缺日其墓在缺之原銘曰

詩書傳家起自昔孝敬仁義紹厥迹教子一經領清職

恩封煌煌美禄食家居雍容荷帝力薰風池亭湛深碧超然煩襟為之釋意與羣物各有適吁嗟此樂豈終極云何遽去不可即高丘冥冥就窀穸惟其德善人所惜勒銘垂休永無斁

封監察御史孫公墓誌銘

景泰六年四月吏部課功舉朝臣之績最者以聞上命皆賜之誥勅而封贈其親曰朕以勸忠與孝也於是高郵孫公銘字克新以子謙為監察御史有勞績得推恩

封為四川道監察御史命既下而公以五月初十日卒于家謙聞訃慟絶即解官歸治喪以公嘗為淳安令今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商公淳安人實知公請為公行狀持來謁予銘以葬按狀公高郵望族曾祖士信祖思誠父文禮俱有隱德而不仕公自幼端重喜學游郡庠通詩經欲以取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遂充貢入太學太學之士千餘人亦樂與公為友歷試諸事皆有名嘗言為政當以德為本德孚而人自化事

豈有不治彼區區以刑罰毒民而欲求治不可得也宣德甲寅擢為淳安令淳安善地公亦喜於有為務以至誠接物而所行必以義留意學校盡其所當為邑人多安於其治而不悅者相與滕口當路者納浮言亦或沮抑之公不顧曰吾求無愧於心焉耳窮達非所計也得返初服亦足矣遂歸高郵與故人賓客日觴詠為樂曰此孟子所謂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也公襟度夷曠而姿貌偉傑美鬚髯望之如神仙然雖寛厚無忤

而簡靜自持衆方譁笑傾一座公獨嘿不為變人莫測其意如何也天性孝友事父母極敬愛始終無違禮弟鈺早世尤善撫其孤姻戚貧乏賙之不少吝佛老之徒有求者錙銖弗予也退居十餘年唯以教子孫為事不汲汲於勢利郡邑大夫有所咨度則必為之盡人亦隂受其賜公去淳安久淳安之人思之不能忘過髙郵者必拜公而後去公亦撫之如所親及有子為御史人益為公喜曰公之善未盡施之政此天所以報也至是而

終距其生洪武丁卯十月廿三日享年六十九配張氏
封孺人子男四長誼次讓早卒次讃次謙謙取進士為
御史女二長適廣東布政使經歷王珏次適翰林脩撰
董其之子僎孫男五曾孫男一其葬以缺年缺月缺日
墓在其之原銘曰
高郵故家世業之盛公奮于學遂起為令善政善教未
究厥功天錫祚胤克纘其隆制命煒煌荷此寵錫生榮
死哀曷其有極高墳峩峩公安于茲昭德有銘永永弗

隳

定襄伯夫人高氏墓誌銘

夫人高氏追封定襄伯郭公景南之妻今征西將軍定襄伯登之母也高氏世居高郵以武畧立功夫人伯父實官至後軍都督僉事父宣為散騎舍人諸兄亦累累至通顯夫人家雖貴富而不溺其習貞靜自持言行不妄而於女事尤精年二十歸于公葢營國威襄公第八子也威襄開國元勲位列侯子尚貴主所與通婚姻者

皆世祿大家赫然隆盛夫人來歸動中矩度尤篤於孝敬事上撫下皆盡其道執舅姑喪無違禮親姑戚氏病夫人躬侍藥食七旬不解帶姑卒未兩月而夫亡夫人纔二十六連遭二喪哀苦益甚毁瘠幾不能生然志節愈厲常衣粗食淡遇忌日悲慟如初喪姑戚有遺女夫人躬撫育之長為擇配分已奩具嫁焉三子方幼即令讀書循理勿讕語妄動及就外傅夜則躬課其學業曰我寡汝弱當務為好人常舉其父之嘉言善行以勗之

尤戒以誠信為本性極仁厚視人猶己嘗有賈嫗為人持物求售歷數家過夫人所遺一小囊而去嫗耄弗記也夫人為藏之以俟踰旬嫗貿貿來泣以告夫人舉囊示之嫗驚喜發視皆重貨厚致餽謝夫人峻卻之遣去他日復有所遺求弗得物主索之急室人亦徧讁之嫗無以償欲就死復來見夫人哭曰仁如夫人不可復得吾死矣夫人憐其窮慰解之輟所用銀器俾償焉嫗叩頭出血曰夫人活我我不能報願夫人福壽無量子孫榮

貴以此為祝耳其心之篤於仁多此類及夫人守節氷清而玉剛仁宗皇帝念郭氏勲戚哀死厚生擢其子武為尚寶丞遣登之南京迎母來就養以武貴封太安人正統丙辰十月初八日卒距其生洪武戊午十月廿六日享年五十九以武病不克歸葬權厝宛平之玉河鄉登以才畧為時用累建勲績進封定襄伯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大同父加贈定襄伯母贈定襄伯夫人而武終於尚寶丞理未仕而卒孫男二桂孫早卒嵩散騎舍人

帶刀侍從至是征西欲歸葬夫人于南京請于上許焉命禮部賜祭兵部以舟送之工部為治墳塋以缺年缺月缺日祔于南京上元縣聚寶山先塋之次而請予銘其墓予嘗為作傳矣因復序次其事俾納之壙而系以銘銘曰

其節堅其志專依所天珏乃全勒此銘垂千年

處士蕭公墓誌銘

公蕭氏諱璲字鵬翔其先居長沙有曰覺者為馬氏軍

巡判官避亂徙泰和禾溪又徙瀘源三遷遂為南溪人公曾祖德濟以行誼重鄉里德濟生志立號蘭谷尤以才畧聞于時元季大亂寇盜蜂起州守達侯正道倡義保泰和而以北門委蘭谷北門當寇衝蘭谷日夜嚴警備聲振他邑寇來輒敗去泰和以完蘭谷生自成號此山尤卓犖有為而家益大生三子公其仲也端厚勤慎才望蔚然事父母極孝敬與母兄鵬南弟鵬漢恭愛篤至從兄鵬舉鵬起亦怡然雍睦内外無間言庭下紫荆

有一本五株之異人謂其兄弟和氣所致皆歌詠之且謂其才良而冀稍出為用當是時吏部尚書劉先生子高方休致以經學教蕭氏子弟鵬舉學成出為蘇州府同知而諸兄弟家事亦滋出蓋惟公與鵬漢在焉所以承祖考睦宗族接姻親恤鄉鄰教子孫撫幼賤公私百為無不咨於公然賔客往來欵洽之禮未嘗廢歲時餽遺輕重疏數亦必適所宜凡其言行一鄉之人敬信之事有不平公為處其中皆帖然服有貧乏者周給之貸

而不能償者不校也其襟度坦夷不為畛域故人無不相親愛者憶予初游縣庠時與公善公常來齋舍相與談諧久之而後去及竊官翰林而鵬漢處士來京師向慕之意尤厚及以憂歸乃請予為子師又得交公從子今太子少師孟勤公見其綢繆相好心益喜從容閒暇極燕游之樂意氣蓋豁如也不二三年則東西散去尤謂可以復聚處為樂孰知既去而公死矣豈不可哀也哉公生元至正癸巳以今永樂庚子四月廿七日卒享

年六十八葬于其里柞樹陂之原初娶郭氏生子闕先卒再娶鍾氏生子煒焯焜女六孫男三曾孫男闕公卒後三十三年為景泰壬申六月十八日配鍾氏亦卒年六十九而焯為保昌縣學訓導奉母葬公墓右哀公之墓未有銘既免喪謁選來京師得國子學録知予與公善也以國子學録梁先生栗所為狀來請銘將納于公墓以昭德垂遠予念舊好不可辭乃為銘之銘曰

才足有為行罔不宜既睦于族婣而兄弟怡怡君子慕

其和厚小人喜其振施何七十之不延奄一去而莫能追祚樹之陂公安于兹後欲知公考此銘詩

侍郎王公墓誌銘

王氏先居永清後乃居武城而忘其所以徙大父勝剛父成皆有德善而不仕至公乃以儒入官累進至禮部右侍郎階通議大夫而大父父皆得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妣皆贈淑人公諱士嘉字道亨五歲而孤母淑人教育之然聰敏喜學遂為邑庠生年十二已能賦詠

作古塔詩云浮屠何代建峭拔入雲端絶頂登臨處摩挲星斗寒鄉先生劉中行見而奇之以擬冠萊公年十八充貢入太學太學諸生讓其能擢為大同山隂令山隂民獷悍公教之以禮義均其徭賦躬歴畎畝視勤惰而課勵之人知公之愛已也莫不化服性明達善聽斷有瞽者賫鈔百緡醉卧城南荆樹下覺而失之訴於公公揚言此荆樹為孽當出城按問民大駭從之公令人密捕不往者得一人倉惶失措訊之果服還其鈔而罷

代府内藏失綵幣而戶牖封識宛然莫知其所自王知公有智畧召問之公察視氣樓似有物嘗往來而非人跡疑為狚所竊乃以幣列庭中伺羣狚過而覲焉一狚果攫取之因詰其主皆欵服盡還之官人以為神自是隣邑有疑獄皆請决於公母淑人年逾七十迎養來山陰有疾公朝夕侍湯藥惟謹而疾弥甚忽氣絶不可救公哀號不止聲徹天地久之淑人復蘇人以為誠孝所感云公忠厚愛人上每欲用之而下不忍捨永樂初擢

為陝西按察僉事所至無寃民以西域貢使失供應三司皆坐免未幾公復起監饒州陶器凡三十餘萬皆如期而辦授都水員外郎以母憂去服除改虞衡時宫殿大材皆積紫荆關山西軍民防守處有失以公臨之令嚴而事妥興濟河决妨漕運俾公涖屯田往塞之不勞而成功陞北京行部工曹郎中而臨清舟楫往來帶磚者皆頌公之德尋陞陝西右叅政勅專理司事他不得擅遣正統初以少傅楊先生士竒薦陞禮部右侍郎勤

於稽古禮文之事而知貢舉皆以公得譽關中大旱命公往禱之輒應凡其所行莫不盡誠己未秋京師多雨公之居壓焉上知其貧命有司賜地東安門外給以材俾自營其素行見知於上如此既三年以七十乞致事不許又三年再請乃許焉陛辭之日上賜之酒給以道里費慰諭而遣之公歸怡神養性手不釋卷汲引後輩尤惓惓其質幹魁偉言動不妄人皆望而敬之歴事五朝享有厚祿然居處服食如寒士見人之貧窮無告孤

而不能婚嫁者輙周給而相成之若此類蓋多生於洪武己酉九月七日以景泰乙亥五月十二日得疾卻藥謂子孫曰吾年已至此死生命也何以藥為惜未有報於君親其神志不亂如平時越六日乃終享年八十七訃聞上悼惜之命禮部賜祭工部為治墳塋於其邑城南先塋之次公初娶魏氏繼桑氏俱早卒皆封淑人側室張氏子男三人長玉取進士累官至河南按察副使先公五年卒次璽通春秋中山東鄉試第一以公老未仕皆

桑出次瑄張出也女四人嫁劉子俊宋鐸右通政殷謙士人李謙孫男十一人夢熊景泰庚午貢士先卒夢庚闕孫女二人壟將以缺年缺月缺日葬公謂予嘗官禮部與公為同僚令銘公墓以貽德垂遠非予則誰宜乃屬太常卿許君彬述公行狀俾公壻殷通政來請予實同官奚可辭乃序次其事而銘之銘曰

生既逢時出也有為其德則優其才具宜故功業日彰而譽望四馳歸老於家不見闕虧大耋而終一往莫追

昭德有銘百世之思

陳母蕭氏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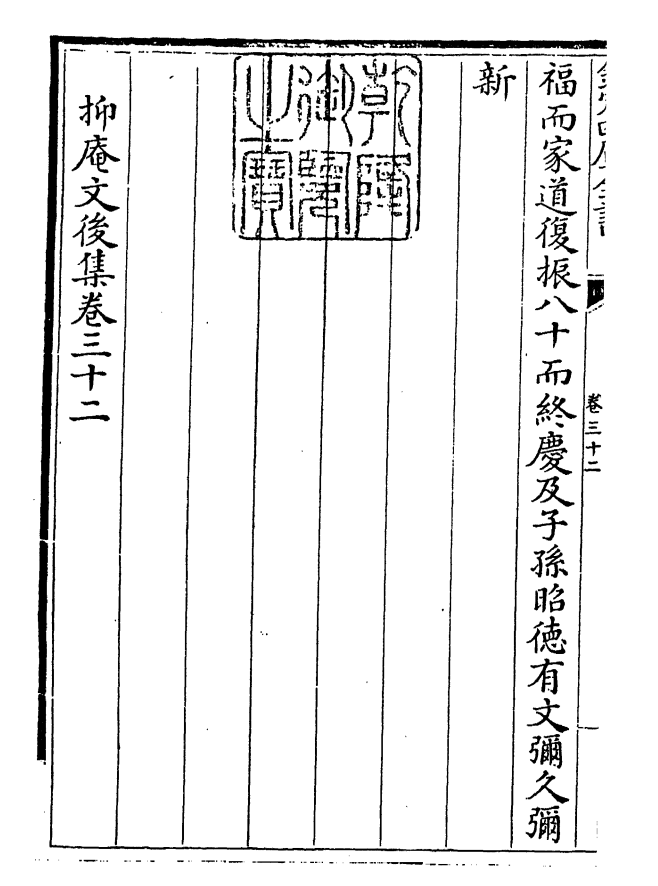
蕭氏爲泰和秋嶺故家文隆則其里之傑然者也而與柳溪陳氏以正先生最相好文隆娶爵譽周氏生一女柔順而能勤與先生之孫桂芳年相若因許爲婚姻既長歸陳氏不及事舅獨有姑在堂而家甚貧孺人紡績織紝以供衣食晝夜無寧時善事姑養生送死盡其道然多遇凶歲家事復滋出科需力役奪其時幾無所

仰給孺人相夫備嘗艱苦忍貧如鐵石而一歸於命未嘗怨天尤人及時和歲豐人安於畎畝得從容自適孺人猶不忘其故日夜訓諸子與宗等俾讀書務孝弟之行敦本而力作戒諸女婦治女功一如其少時一家長幼爭自激昻無有閒曠廢事者而家日以興皆孺人相助之益也桂芳年六十以病卒孺人念與同勤於昔時今稍暇豫而先逝朝夕哀慟幾欲無生居喪三年無違禮而治家益勤奉祭祀睦婣族待賓客撫鄰里臧獲下人

皆有恩天順二年五月得疾子孫日奉醫藥不效至七月初五日以天年終其生以洪武己未十月十六日享年八十子男四興宗成宗昌宗榮宗而成宗昌宗皆先卒孫男十二紳經綸純纓纊緩緯纖縑紡縉興宗等以是年十二月十八日奉葬于龍洲上先塋之次以予為陳氏壻且與桂芳為内外兄弟知其母之德為詳請予銘其墓予安可辭銘曰

孝順勤儉既備諸身其艱且貧乃不尤人故天錫之以

福而家道復振八十而終慶及子孫貽德有文彌久彌新



抑菴文後集卷三十二